



情 友

衣萍半集之一

情 友

章衣萍著



3 0555 7410 1

上海神州光社刊

8367
656
2

目次

小序.....	一
第一章 回國有感.....	一
第二章 請客之後.....	一五
第三章 胡同記遊.....	元
第四章 詩人有疾.....	四
第五章 塢背舊事.....	六
第六章 記胡家宅.....	七

第七章	午夜哀思……………	九三
第八章	雪地慘聞……………	一一
第九章	軍人猛於虎……………	一三
第十章	壯士氣如虹……………	一六七

小序

友情上卷十章，爲一九二七年春間余在北京時所寫，是年夏間來滬教書爲生，以不勝粉條黑板之苦，復爲「羣鬼」所欺，纏綿惡疾，瞬將四載。今幸賤軀漸健，而海上暑氣襲人，行將遠適山崖水邊，尋求休養，而友情上卷草稿，適於是時刊成。原書共上中下三卷，計三十章。斯十章爲上卷，或不足以窺全書人物之究竟乎？南來之後，感慨益多：黃詩人之踪跡如何？張廣餘之生命安在？汪博士曾否長眠？

以及汪權花與楊瓊仙之不魂去影，或將爲有心讀者所欲知，余亦將「姑妄言之」，世上固不必有此等人也。烽火連天，哀鴻遍野。此時代也，實爲中興之最悲慘時代。茹苦既多，余懷落寞；支離病骨，啞喊無聲。舍假筆墨以代痛哭外，復有何法以自存？嗚呼！「四海殺人知多少？留住頭顱貧亦好。」友情中下卷，將於最短時期內草成，以餉海內一切幸而「留住頭顱」的人們。天熱極矣，余將遠行！

一九三〇，六，二十七。衣襟序於上海灘上，赤膊流汗之日。

第一章 回國有感

第一章 回國有感

「夥計，打水！」

汪博士剛從被窩裏爬起來，身上只披着一件浴衣，裏面還是赤裸裸地。肥胖的腿從浴衣下面露出來，好像兩條白藕。精赤的腳上套上一雙拖鞋。牀前的火爐昨晚添好的煤塊似乎沒有熄，還有些熱烘烘地。然而汪博士却覺得有絲絲的微寒，似乎正襲着自己的精赤的肉體。

「夥計，打水！」



「夥計，打水！！」

外面是像死一般地沉默，沒有應聲。汪博士有點惱了，把浴衣一抖，胸前的一對像處女般的餛飩似的雙乳，便突然地露出來。

然而外面依舊沒有應聲。夥計們那裏去了呢？現在已經九點鐘了，他們不會還在熟睡罷？中國人這樣不肯早起，真是應該亡國的。況且這樣的旅館，房間要兩元錢一天，竟連一個喊夥計的電鈴也不設備。可憐的中國！該亡的中國！汪博士心中的確有點感傷起來了，雖然他並不是一個詩人！

「夥計！！打水！！」

夥計！！打水！！

夥計！！！！！！！！

房門還是嚴密密地關着，東邊的兩扇窗子也同樣關得緊緊地。然而這大聲的呼喊的聲音發生効力了，房門上忽然來了殼殼的叩門聲。

「滾進來！」

夥計提了開水壺進來了，把臉盆裏注滿了水。

「你們多睡死了，這樣的大喉嚨喊竟聽不見！」汪博士坐在藤椅上，翹起兩腿，喃喃地罵。

汪博士已經有十年不曾罵過人了，在法國住了三年，在比國住了七年，他的確一句罵人的話也不曾說過。然而中國是有特別國情的，一回到中國，他又覺得非罵人不可了。

把浴衣脫下來，便成了整個的裸體博士了。肥胖的臉浸在水中洗了之後，他又把洗過臉孔的手巾，從上面的饅頭似的雙乳一直擦到下
面鐵棒似的雞巴。汪博士早上是非洗浴不可的，在外國已經養成習慣了。可憐，這旅館裏竟連一個浴室也沒有，只好這樣擦擦了事。然而
不擦究竟不行，不擦究竟就有點癢癢的。

正在把手巾擦到肚臍以下的時候，房門呀地一開，進來一個穿黑
呢大衣的青年，身材矮小，汪博士雖然是在文明國裏文明慣的，這時
也不覺吃了一驚，定神一看，方知道是每天必來的張廣餘。

「你這個瘋子！一點規矩也不懂，不敲房門就衝進來！」汪博士
有點惱了，不久又笑了起來，添罵了幾句：「瘋子！瘋子！瘋子！」

「你這個傻子！」廣餘嘻皮笑臉地，脫下大衣，就搶上前去，說時遲，那時快，一手接近着「饅頭」，一手又風也似的去捉拿「鐵棒。」

「你這個瘋子，我又不是女人，怎麼又瘋起來了？」汪博士把身子猛然的向後一退，「饅頭」和「鐵棒」便暫時脫離了廣餘的旋渦。廣餘笑着回坐到椅上，在自己的衣袋裏摸了半天，摸出一根美麗牌的香烟，悠然似的抽着，口內忽然淒涼地哼起：

「我是孤鴻無着處：

飛遍天涯，

透盡斜陽樹。

.....

「夠了！夠了！不要哭了！」汪博士坐在床上，已經把褥子和襯衣全穿好了，套上背心，笑着說。

十分鐘後，汪博士和廣餘已經在西長安街上，搖搖擺擺，擺擺搖搖了。太陽懶懶而無力地晒着，寒風陣陣地吹來，寬大的馬路上，什麼擾攘都給嚴寒的威力驅走了，只有少數的行人裹着擁腫而沉重的皮袍，戴着皮帽，低着頭坐在車上，任車夫喘着氣飛跑。寒酸的廣餘穿上呆笨的綠色大衣，雖然更覺得寒酸，到也十分溫暖了，只有汪博士的身上還是秋間回國時的輕便西式服裝，很薄的禮服呢大衣，避不住西風，任無情的嚴寒將香嫩而肥胖的皮膚凍成紅蘿蔔似的顏色。然而汪

博士却無暇關心自己皮膚的事情，攜着廣餘，昂然地走着。

「該死的北京，灰色的北京。你看這樣闊而且長的長安街上，竟看不見一個漂亮女人。這樣的北京還住得嗎？」汪博士有些感慨了，接着又說：

「要是在法國，比國，只要你站在街上五分鐘，就可以找着一個你所歡喜的女人，帶到房裏去，隨你歡喜幹什麼？……文明，文明，這纔是真正的西方文明哪！……中國漂亮女人都到那裏去了？廣餘。」

廣餘起初並不曾十分留心博士的議論，他的眼睛像老鼠一般，只是左右尋找有沒有賣烤白薯的担子，因為他的肚裏的蟲已經餓的叫起

來了。然而聽到博士的質問，他又不覺慷慨激昂起來：

「中國的漂亮女人多着呢，西方的漂亮女人是擺在街上的，中國的漂亮女人是藏在屋裏的，所以古人說：『金屋藏嬌』。況且氣候和女人也有關係的。這樣的大冷天，漂亮女人，太太，小姐，奶奶們，躲在家裏，躺在火爐旁邊，陪着老爺，公子，談談閒天，豈不快活？誰像你我這樣窮鬼，天天在外面喝西北風？」

汪博士似乎有點懨然了。理由是他已經三個月不曾接近女人。轉過灣，走近西單牌樓，他忽然發現廣餘的領結是歪的，於是開口便罵：

「你這個瘋子，領結也不會繫，還要穿什麼西裝！」

「你這個傻子！」廣餘不肯放過，也回罵了一句，順手趕快把自己
的領結扯了一個端正。

在熱鬧的西單牌樓旁邊，廣餘發現了一個小燒餅店，在廣餘的心
裏，此時正同魯濱孫發現荒島一般的歡喜。於是欣然地從袋裏掏出四
個銅子來，從那污穢的桌子上，買得八個燒餅，廣餘抬起頭來，望着
汪博士笑了一笑，把六個燒餅全裝在大衣袋裏，右手拿了一個燒餅放
在嘴裏，很有味似的嚼着，左手抓了一個燒餅，送到博士的嘴邊，
說：

「博士，你嚼嚼這個，味兒不壞呢！」

「我，博士是從來不吃燒餅的。」汪博士更覺得憮然，而且有點

憤然了。汪博士的貴肚裏，什麼中菜西餐，百般滋味全嘗過了，燒餅是洋車夫吃的。堂堂博士誰肯吃燒餅呢？然而彼一時，此一時，汪博士忽然又想到不妨「試他一試」了。於是便信手把燒餅接來，趕快塞在褲袋裏，拍着廣餘的背說：

「瘋子！文明人是不能沿街吃東西的。」

「傻子！文明人纔敢沿街吃東西呢，我親眼看見杜威博士在北京沿街吃花生米。」

「誰？杜威博士？我不認識他。恐怕又是個假博士罷。」講到「假博士」三個字，汪博士的喉嚨更高了。因為據汪博士平常的理論，中國的博士大半是假的。

「哈哈，杜威博士也是假的！」廣餘有些不平了，把吃剩的小半塊燒餅，連忙向嘴裏一送，囓了幾下，囫圇地向肚子裏一吞。精神百倍地說：「杜威博士……胡適之博士的先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原來的名字叫做 John Dewey，世界的大哲學家，誰不知道？」

「誰不知道，我倒不知道呢。」汪博士聽廣餘的說明，心中的十分高傲氣概，本來已經減却九分了，然而博士的口巾是從來不肯讓人的，仍舊要說：「我在外國十年，不曾聽見過什麼 John Dewey 的名字。顯然是無名小卒罷了。美國的博士十個有九個是假的。胡適之的博士也是假的！」

「胡適之博士也是假的？」廣餘更不平了，因為廣餘是胡博士的

同鄉，昨天還在胡博士家裏吃過績溪豬肉一品鍋的。他爲了同鄉的義憤，恨不得一舉把汪博士打死。然而天下事也有非武力可以解決的，廣餘不忍不教而誅，飛紅了臉，張開燒餅上的芝蔴糊滿的嘴，叫起來說：「胡博士……」

「廣餘，快看！」汪博士把廣餘的肩上一拍，喜氣沖沖地說：「漂亮女孩來了！漂亮女孩來了！」

這時，他們倆兒的脚步已經走到教育部街的女子大學的旁邊。聽到「漂亮女孩」四字，廣餘心裏的一股不平之氣，頓時忘到爪哇國去了。是的，廣餘愛汪博士，廣餘尤愛漂亮女孩。爲了女孩的緣故，胡博士的真假問題，也就可以暫時停止討論了。

「那裏？」廣餘張眼一看，前面果然珊珊地來了一個剪髮的妙齡女子。只見她身上穿着金絲絨大衣，披着狐狸皮圍脖，臉孔紅裏帶白，不肥不瘦，身材不長不矮，恰到好處。那女子走到廣餘旁邊，向他點了一點頭，露出一列整齊的白牙，笑着說：

「張先生，那裏去？」

廣餘早已飄飄然起來了。定神一看，方知道是交通部裏同事黃名傑的妹子，於是也點了一點頭，含糊地說：「玩玩去！」

然而那漂亮的女孩却已經珊珊地走遠了。

「原來這漂亮女孩是你的朋友，你爲什麼不走上去物她一下？」
汪博士興奮地說。

「汪博士！接吻只許在房裏，那許在街上？在北京當街接吻是要犯法的，警察看見就捉了去。」

「奇事！奇事！接吻也要犯法！中國該亡！中國該亡！」汪博士氣憤極了，然而博士的寶貴的胃和腸却在一致催促他回去，他一手摸了一摸褲袋裏的燒餅，便脫了帽子，向廣餘說：

「我要回旅館去了？」

「爲什麼？」

「看看有沒有我那比國的女孩的信。」

「又是比國女孩——」廣餘拉了一拉汪博士的手，說：「也好，回頭請到我公寓裏吃午飯，我去燉豬肉請你。」

第二章

請客之後

第二章 請客之後

廣餘在馬路上的小豬肉舖裏，買了兩角錢蹄子，帶到公寓裏。夥計把煤球爐子燒熱了，笑着說：

「張先生，今天你又燉蹄子吃了？」

「燉蹄子請客哪！」廣餘一面答，順手在自己的床下灰塵堆裏，搬出一隻沙鍋來，用開水一沖，把蹄子丟進沙鍋裏，對了半沙鍋水，擺在煤球爐子上。

廣餘坐在椅子上，抽了一根香烟，望見床上擺着的他的女人和小

孩的相片，不由的想起家來了：——

家？什麼是家？狐狸有洞，天上的飛鳥有窠，青年人是不該有家的。慶餘想：五年之前，自己還是一個反對舊家庭的新思想青年。在國立大學讀書，爲了不堪新舊思想衝突的苦悶，會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脫離家庭，連大學的畢業學位也不要了，自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在北京組織工讀團。他們男女團員十餘人，男的開飯館，拉洋車，女的織洋襪，洗衣服，牠們高呼「勞動神聖」，主張共產，主張絕對的自由戀愛，主張革除世上一切無理而不平等的法律經濟政治的制度，希望萬惡的舊社會和世界，從自己和朋友們的手裏改造起來，造成一個美麗平等而且幸福的樂園。然而舊社會的勢力實在太大了，

幾個青年人的力量究竟太弱了，他們的團體支持不到兩年，十幾個男女團員，死的死了，逃的逃了，被捕而入獄的也一去不復返了。廣餘同一個女團員楚霞因戀愛而生了小孩子，在北京生活不能維持，不能不逃到僻處萬山中的家鄉去。

幾年之間，母親死了，父親死了，舊家庭的人物多消滅了，自己和楚霞及孩子又在舊的故鄉裏組織起家庭來，重拾祖宗遺下來的舊足跡。楚霞種菜，養豬，儼然鄉裏的好婦人了，自己爲了衣食不得不遠走北京，在交通部混一個小事糊口。

過去的改革社會都是一個夢呀，自己的性情和思想也漸漸頑固起來？從前的同志男女朋友都那裏去了？

廣餘十分淒涼了，把綠色大衣脫下，向牀上一丟，渾身一抖，望牀上一滾，蹣跚起來，重復地哼着：

「我是孤鴻無着處：

飛遍天涯，

透盡斜陽樹。

一片衷情誰共語？

都門秋夜蕭蕭雨。」

「好詞呀！好詞！」廣餘哼完不覺「自畫自讚」起來。

「鶯老花殘風景暮，

舉酒消愁，

翻把愁留住。……」

啤到這裏，廣餘又覺得非喝酒不可了，於是便坐起身來，在牀頭的茶几上，把酒瓶的塞子打開了，也來不及取杯子，信手將瓶口插進嘴，喝了一大口酒，接着哼：

「欲數愁腸知幾許？

茫茫却似江南路。」

啤完，又喝了一大口，「茫茫」了一遍，再喝一大口，直把酒瓶喝得一空二盡。

廣餘真的「茫茫」過去了，像死屍一般地躺在牀上。

「張先生，吃飯哪！」夥計大聲呼喊，把廣餘從「茫茫」國裏喊

醒了。廣餘朦朧地起來，桌上的菜飯便雲煙似地消滅到肚裏，沙鍋裏的蹄子香一陣陣薰到鼻端來，廣餘連忙用筷挾出，覺得分量很不輕。但在嘴裏嚼了片刻，蹄子也只剩下一根骨頭。

「夥計，拿醬油來！」

嫩蹄子沒有放鹽，自然有點淡，廣餘吃完了纔覺得。醬油來了，倒在沙鍋裏的蹄子湯裏。蹄子湯是白色的，頓時有點「赤化」了。

廣餘把沙鍋端起來，就喝蹄子湯。

房門一響，汪博士忽然走進來了，說：

「傻子！豬肉嫩得怎樣了？」

「瘋子！誰叫你不早來，豬肉早已吃完，還剩了一些豬湯。」廣

餘把沙鍋從自己的嘴邊遞到汪博士的嘴邊，說：

「你喝喝看，味兒不壞呢？」

汪博士忽然覺得憤怒，一推手，沙鍋就墜在地上，碎作數片，剩餘的湯汁濺了博士一身。

廣餘的朦朧的醉眼似乎有些清醒了，眼瞪瞪地望着地上的碎裂片，說：「可惜！可惜！」

汪博士的怒氣也隨着沙鍋一同消滅，伸手在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說：

「廣餘，你不懂法文吧，讓我把我的比國的女孩的信翻譯給你

聽：

親愛的汪建明博士：

昨天我接到你從北京寄來的信，使我有說不出的歡喜，知道你平安地到了中國了。媽媽看見了你的信，也十分高興呢。自從你離開比國之後，我覺得異常孤寂。白天到學校裏去，教師的話只像清風一般的在耳邊吹過，一點也聽不進去。一到晚上，我回到家裏，便忍不住要哭。我最怕走進我的臥室，因為可愛的你已經不在我的隔壁房裏了，教我半夜裏到那裏去找你呢？我老是在燈下看你的相片，但是相片不會說話，也不會擁抱我哪。我夜裏一個人睡在床上，覺得怪難受的。我只盼望你的事情快弄完，回到比國

來帶我到你們的中國去。我覺得自己已經不是比國人，是
你們中國人了。

送你一萬個接吻。

你的愛人馬格利。」

汪博士吊起喉嚨讀完了信，臉上發紅，兩眼汪汪地，彷彿十分傷
感似的，說：「廣餘，你瞧！這比國女孩多麼有情！這情書寫得多
好。中國的女孩那裏會寫這麼好的情書？」

廣餘正在收拾地上的沙鍋片，淡淡地說：「有這樣的好女孩，你
就不該回到中國來。」

「誰願意回中國來呢，要不是留比學生大家推我做代表回來運動

廢除比約？在比國，我們幾十個中國學生都是興高采烈地，我們以爲我們中國所以不强，就因爲受了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的拘束。比國條約今年已經期滿了，我們在比國便游行示威，幾十個中國留比學生排隊遊行，在通衢大道上講演散傳單，喊口號，比國的民衆都很表同情，政府也不敢惹我們……」

汪博士還沒有說完，廣餘打斷他的話，插嘴說：

「這是在比國，文明的比國哪！要是在中國，在現在的北京，你們到街上去遊行試試看，保管把你們捉到天橋去，吃幾顆衛生丸。在現在的北京，街上發傳單講演都是不行的。動一動，就當是共產黨，頭顱同身子分開！」

「早知道這樣我再也不回國了。」汪博士氣憤憤地接着說：「我回國的時候，留比學生大家歡送我，以爲回國後廢除比約一定成功。那知道我到了北京，去看外交總長是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見，要想在國立大學講演一次，宣傳一下，那國立大學的聰明的校長也不肯。學生團體羣衆團體一個也找不着，終日悶坐在旅館裏，錢也用盡了，衣也當光了，天寒歲晚，說不定將來要餓死在北京呢。我真不知道爲什麼要回到中國來？這該亡的中國。」

「我想你不如到南方去看看，聽說南軍打到了武漢後，武漢鬧得很利害呢。也許你到那裏會受他們歡迎。」

汪博士更感慨了，「武漢，武漢，我也想去看看。可是聽說他們

主張共產，許多女子在街上裸體遊行，我是不贊成的。共產，共產，俄國共產早已失敗！這次我回來，走莫斯科經過，看見莫斯科的街道，污穢不堪。後來問旁人，纔知道莫斯科的街道，革命後簡直沒有掃過。這不是共產主義的失敗嗎？……

廣餘悄悄地打開旁門，左右一瞧，然後回來，掏出兩個燒餅，塞到博士的嘴邊，說：

「博士，你還沒有吃飯呢。公寓裏的飯想是沒有了。你姑且嚼兩個燒餅充充飢罷。不要再高聲談什麼『武漢』『共產』了，回頭給旁人聽見，把我們送到警察廳去？」

「燒餅味兒倒不壞，我今天第一次嘗到呢。」汪博士接着兩個燒

餅幾嘴便嚼完了。

廣餘到交通部點卯，汪博士回旅館。

第三章 胡同記遊

第三章 胡同記遊

天氣更冷了。

北京城整天刮大風。你們看見過北京城的大風麼？刮大風，也不愧爲北京奇觀之一。風是從上面刮下來的，灰土是從地面吹上去的。但到了風刮大後，灰土便和大風混合，彷彿風是灰土做成似的，風吹到的地方，灰土也吹到了。這時的情景，可用魯迅野草中的一句名詩去形容他「灰土，灰土，灰土。」北京城的天彷彿特別高，假如是萬里無雲的晴日，你站在天安門的空地上，抬頭望天，看見那蔚藍色的

天，映着那黃色的宮殿，風景十分美麗，初看覺得天就在宮殿上面，彷彿那巍巍的三殿的黃瓦是頂着天似的，但仔細再看，愈看愈覺得天高，「天高皇帝遠」，這是北京城一句俗語，現在北京城內的皇帝是沒有了，但天還是那般望不見似的高。可是風一刮起來，灰土便迷漫高的天空，青天白日也抵抗不了風和灰土的勢力，霎時間多變了顏色。在街上，老爺們把頭縮在大衣領裏，小姐太太們把臉藏在白圍巾裏，只有洋車夫仍舊拉着洋車向前奔跑，在呼呼的風聲裏，彷彿是想跑出他們頭上的沉重的壓迫的命運。

汪博士有幾天不會出門了，理由是衣服太薄，外面太冷。但是房裏的火爐又熱得使他難受。那天下午，他把比國的女孩的來信擺在床

頭，念了又念他的心便飛到比國去了：他想起在比國的時候，每晚回來，比國女孩總是笑吟吟地在門口等着他。一見面的囚徒是少不了的。他真是東方人哪！總覺得囚徒太多了有些討厭。但現在這樣荒涼寂寞的北京，那裏去找那樣熱烈的囚徒呢？在北京當街囚徒是要犯法的。這真是世界各國所無的法律。他又想，自己在比國已得了博士文憑，就是不回國，在比國當律師也可以生活。真是回來幹什麼？爲了愛國嗎？愛國！愛國！大家都不愛國，你一個人愛國有什麼用處？

汪博士愈想愈心恨了：他走到房外客廳裏去取了一份當天彙報來看，簡直看不見有什麼政治上的確實新聞，東一塊西一塊全是空白，大約都是檢查員檢去了的。在國外那裏看見過這樣的報呢？中國人的

言論自由那裏去了？最使汪博士觸目驚心的，就是那些社會新聞的標題：什麼『西直門外一日凍死了幾十個貧民』哪！『天橋粥廠領粥的近五萬人』哪！汪博士覺得有些厭惡而且害怕了。

「難道我汪博士將來要餓死在北京不成？」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把報一丟，一縱身仍舊躺在牀上了。火爐燒得太熱，他簡直有點發燥？把浴衣一脫，覺得輕鬆許多。汪博士轉了念頭，仍舊想那比國的女孩，想到每晚當女房東睡了之後，那女孩便從隔壁房裏悄悄地跑過來了，下體總是赤裸了的。她幾乎不肯放過他一晚，他倆兒鬧得太利害了，她有一次在汪博士的身底下：『親哪！』『肉哪！』『弄死了哪！』『真快活呀！』的大聲喊了起來，把樓下

的母親驚醒了，趕到樓上來，看見自己的女兒不在房中，一句話也沒有說，仍舊跑下樓去睡了。汪博士簡直操了一晚的心。第二天早上起來，那母親對她的女孩微笑地說：「你在汪先生房裏睡覺，也應該講點禮貌纔好啊。」女孩羞得紅了臉，汪博士却從此放心，女房東已經把他當作心裏的女婿了。

想到這裏，汪博士恨不得立刻飛回比國去，他陡然唱起了二十年前聽來的句子：

「我好比，

籠中鳥，

有翅難飛：

我好比，

虎離山，

………

「好戲呀好戲！唱得真好！」門外忽來喝采聲，無疑是瘋子張廣餘又來了。廣餘走進房來，——後面還跟了一個不相識的矮子。

汪博士連忙從牀上起來。

「這位黃深思，黃詩人，當代第一流詩人。——他的名句是：『街上看女人，三步看一次。』——」廣餘指着矮子，這樣介紹。

「久仰，久仰。」汪博士走過去和黃詩人握手，順眼一看，只見詩人身上穿着一件花緞皮袍，裏衣的白色領子，翻到外面來。襟上還

掛着一枝朱紅色的自來水筆。眼戴陸克眼鏡，圓臉紅唇，春風滿面，博士心裏不禁暗暗地欽佩。

「博士，今晚我請你同黃詩人去逛胡同。」

「逛胡同，胡同有什麼好逛的？」博士問。

「逛胡同者，嫖婊子也！」黃詩人這樣解釋。

「嫖婊子我是不去的。」

「爲什麼不去呢？逢場作戲，有何不可。我輩也不必太拘謹了。」

黃詩人再勸駕，因爲在詩人看來，凡是逢場作戲的事，無不可幹的。

「去罷！去罷！時候不早了。」廣餘望了望窗上的暮色，這樣催促。

三人從狂風裏坐了黃包車到前門去，博士在車上只是發抖。在正陽樓吃了晚餐，是黃詩人會鈔的。天氣真冷，汪博士冷得索索地抖，喝了幾口熱酒，纔漸漸感覺心兒有些溫暖起來。慶餘的狼吞虎咽，自不用說。

三人從前門走了不多路，便走進一個狹小的胡同，博士喝了幾口酒，胆子自然壯了許多，在胡同轉灣處一望，見有個牌子，上寫着：

「朱家茅胡同。」

胡同的進口處極狹小，但愈走愈寬，兩邊臨街有許多人家，家家門口俱有明亮的電燈照耀着，門的右側多掛了牌子：有銅牌，上面刻着「某某清吟小班」，或「某某茶室」等字，至於污穢的門壁，而且

門上的電燈也不大有的，則可見門的右邊，隱隱約約地寫着「某某下處」。

汪博士覺得奇怪了，開口問：

「茶室，是不是喝茶的地方？大約同外國的咖啡店差不多罷？」

「我們還是去逛茶室罷，好讓博士見識見識。」廣餘向詩人說，就向一家「茶室」走進，博士和詩人也跟了進去。

「見客啦……見客!!!」

一進門，便見一個彪形大漢，大聲地喊起來，這突然而來的霹靂似的喊聲，不由的使博士大吃一驚，倒退了幾步。但隨即定了定心，昂然地向着進去。

三人在左廂的一間房中坐下了，是彪形大漢領着進去的。卽刻有一羣五顏六色的姑娘們在房門外魚貫地走過，每一個姑娘走到房門外都把頭伸進來向客人送一送秋波，彪形大漢又數着喊名字，什麼「排三」哪，「排五」哪，「排七」哪，「排八」哪，「排九」哪，一個個賊過去，彷彿念經似的。汪博士覺得兩耳有點發熱，但一轉眼見一個小姑娘跳進房來，扯着黃詩人的手，說：

「蔣少爺，幾天不來了？」

博士又覺得奇怪了，忍不住便問：

「詩人，你不是姓黃嗎？這姑娘爲什麼喊你姓蔣？」

黃詩人裝做不聽見，拉着小姑娘就親嘴，小姑娘趕快躲，連嚷着：

「出去，出去，到我的屋子裏去……」

廣餘向博士睜睜眼睛，博士知道內中有些曲折，便不再問。

彪形大漢送上茶來。

廣餘說：「我點排三，這位洋裝先生點排九。」彪形大漢點點頭，走出去了。

黃詩人同那位小姑娘已無踪影。

隨即進來了一個穿綠衣服的姑娘，廣餘也同着走了。

博士茫然地望了一刻，彪形大漢走進來，說：「請到排九姑娘的屋子去。」

那是左廂一間小房，一個穿淡黃色的姑娘在房裏站着。汪博士茫

然地向她一望，只見這姑娘臉上雖薄薄的塗了脂粉，然而薄薄的脂粉竟掩不住眉間深處的悲哀，彷彿是嚴霜下的黃葉似的，冷淡而又殷勤的態度使博士覺得茫然，她代他脫下外衣，他便呆然地坐着。

「你貴姓？」她問

「我姓汪」他答，隨又問：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采蘋。」

「你是那裏人？」

「我是河南人。」

「你是河南人，爲什麼到北京來的？」

她不答，拉了汪博士的手，說：

「你累了罷，請到床上躺躺。」

「我又不生病，到床上躺什麼！」汪博士奇怪地答。

「那兩位先生都在這裏住夜了，你也在這裏住夜罷。錢是他們給過了。」

「不行！不行！」汪博士更奇怪了，說：「他們在這裏住夜，爲什麼不老實告訴我？真糟糕！真可惡！我不能同陌生的姑娘一同睡覺的，我怕晚上睡不着。」

「睡不着也可以談談天——」采蘋說，就來替博士脫皮鞋。

汪博士覺得有些倦，就和衣躺在床上。順眼一望，見房內零零落

落地擺着幾把椅子，一張小桌，床的左側用白布爲屏，采蘋就在布屏後悉索索地洗起什麼來了。房的四週壁上，俱用白紙糊得密密地，幾乎連一個小洞通氣的地方也沒有。汪博士恍然大悟，覺得自己所以疲倦的原故，而且腦子也立刻脹起來了，就嚷：「這房子一點空氣也不通，真不衛生！真不衛生！采蘋！采蘋！快把房門打開，通通空氣。」

采蘋從布屏後出來了，褲帶還沒有繫好，上面的衣服已經脫去了，只穿着一件小背心，胸前的雙乳隱隱約約地鼓出，似未曾發酵的小饅頭似的，看見汪博士猷頭猷腦的神氣，忍不住笑着說：

「房門是萬萬開不得的，旁人瞧見豈不笑話了。」

汪博士不再說話，張眼只望天花板。

采蘋把火爐添上煤，就上床，在博士身邊躺下了。汪博士的兩手兩腿不自主地像螃蟹的錯一般地將采蘋鉗住。采蘋躺在博士的身上只有博士一半長，這矮小使汪博士吃驚了，問：

「你這樣矮，今年幾歲？」

「十四歲。」

「十四歲的女孩是幹不了事的。」汪博士更吃驚了，兩手兩腿登時一放，采蘋的身子就跌在一邊，眼中暗暗地墮淚。

「你不要哭！我問你：采蘋，你這樣小的年紀，爲什麼來當妓女？」

「我是賣給他們的。」采蘋哭着答。

「賣給他們的？誰把你賣了？你怎樣不和他打官司！共和國的法律是不許買賣人口的！你怎麼不到審判廳去告他們？你的父母爲什麼不管你？」

「河南連年打仗，我的父親是給大兵拉夫去了，一拉去便永遠沒有回來。那年我只有十歲。過了兩年，村裏又鬧土匪，母親是給土匪殺死的，我親眼看見土匪把母親脫得赤條條地，死屍分成四塊。土匪是沒有人心的，他殺了我的母親又把我按在地上强奸了，奸得我兩個月不能走路。我有一個弟弟也餓死了。河南到處是土匪，老百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幾百里沒有人烟。我跟了一個親戚到北京來，他便把

我賣在這裏——」

「你怎麼不和那親戚打官司，我是一個外國回來的法學博士，我可幫忙你。」汪博士慷慨激昂地說。

「打官司？那裏去找他呢？他拿了我賣身的壹百塊錢，早已遠走高飛了。我一個弱女子，在北京人生路不熟，教我那裏去找他呢？」

采蘋抽抽咽咽地哭了起來。

「該亡！該亡！中國該亡！二十世紀的中國的首都，還公然買賣人口，中國該亡！」汪博士忍不住吊起喉嚨大罵起來。

房門忽然開了，一個濃眉紅眼的老媽式的中年瘦婦人沖進來，

采蘋說：

「已經一點鐘了，你還不陪客人睡覺，惹客人生氣，幹什麼？」說着，向采蘋的臉上就是兩個耳巴。

采蘋哭得更凶了，說：「我幾曾敢惹他生氣——是他自己……」汪博士大怒地從牀上躍起來，穿上皮鞋，攔住那瘦婦人說：「你爲什麼一動手就打人，無辜打人是犯法的！」

「這是我自己的女孩子，我打她是因爲她年輕不會接待客人。」瘦婦人連忙陪着笑臉說。

汪博士茫然了，瞪着眼睛望采蘋，使他對於人類的懷疑更深了，他又覺得房中的空氣是異常緊張而且惡劣，頭痛得刀刺似的，使他再難忍受，他趕快披上衣服，戴起帽子，大踏步走出去說：「我走了，走

了！」

瘦婦人和采蘋追出門。

采蘋哭着說：「老爺，你回來，救救我的命。」

街上的電燈已經稀少，冬夜的寒風吹得汪博士索索地直抖，他抖着身子望前直跑，想跑出這黑暗的罪惡的人間。

汪博士走遠了，耳中彷彿仍聽見采蘋的哭聲：「老爺，你回來，救救我的命。」

第四章

詩人有疾

第四章 詩人有疾

黃詩人那晚在胡同裏睡了一晚，次日回到敬業大學的教員宿舍後，便覺得有點不舒服，不舒服，這在矮而且胖，強壯得同不倒翁似的黃詩人看來，認為是一種不常有的奇跡，但也就哼成了兩句詩：

「不知昨宵緣底事，

醒來只是怯風寒？」

黃詩人哼了一遍，又把這兩句歪詩寫了出來，貼在牆壁上，當做一種標語。但究竟還是不舒服：迎風打嚏，下部放屁。放屁，在詩人

看來却不以為奇，因為多吃了麵包牛肉也會放屁的。但打噎，却非同小可。因為鼻者，呼吸之門也，氣從鼻入，又從肺出。打噎多，則傷肺。豈不要變成肺病麼？肺病是詩人最怕的。於是只好寫條子去請了兩點鐘假，到街上藥房裏買了一小瓶葶麻油，回來囁哩咕嚕地喝了兩大口，半夜裏起來到毛廁上去，劈劈拍拍地瀉了五六次，次日，詩人的不舒服也就全愈了。

這是幾日以後的事情了，詩人的身體早已恢復了健康，那一天，他一早就挾了講議到敬業大學去上課。敬業大學的校舍從前是一家木廠，這兩年，大約是因為庚子賠款可以分肥的緣故罷，北京城一年開了十幾個大學，於是敬業大學就應運而生，木廠門外的招牌便取下了，

掛上「敬業大學」的招牌。這大學，一共有十幾個學生，五六個教授。教員宿舍同學校教室只隔一條馬路，所以詩人雖矮，跑來跑去倒是很便當的。又，所謂教員宿舍，只是一家小公寓，外面掛上一個「敬業大學教員宿舍」的煌煌招牌而已，非另有所謂「廣廈萬間」，以居詩人也。

那一天早上，詩人到講堂上去坐了足足三十分鐘，纔來了一個睡眼矇矓的學生，一進教室，便對講台上的詩人點點頭，詩人如獲至寶似的，連忙用粉筆在漆板上寫了——

唐代頹廢詩人李白——

幾個大字，一轉眼，那進來的睡眼矇矓的學生又不見了。詩人儼然地

丟了粉筆，凝思有頃，纔又進來了兩個學生，一坐下便嚙嚙喳喳地吃花生米，桌上還擺着一本「落葉」，一本「情書一束」，低下頭來只是看而且笑。

詩人在講台上也是看而且笑，而且開口了，詩人說：

「唐代李白，又名李太白，字謫仙。他有兩句名詩，是——」
說到這裏詩人又用粉筆在漆板上寫着：

「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詩人寫完，不禁呵呵大笑，說：

「今天我們這個教室裏，師生只有三人，也可仿做兩句名詩：

「閉戶講唐詩，師生共三人」。……」

下面兩個學生抬起頭來微微笑了一笑，仍舊灣着身子吃花生米，凝神看「情書」。

詩人的議論更多了，接着說：

「師生三人，並不算少。孔子不云乎？『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焉。』三個入之中，一定有一個是先生，我就是你們的先生——」

「啼~~~~~!!」

「噓~~~~~!!」

「不要臉~~~~~!!!」

台下忽然反抗起來了，詩人也趕快收起笑容。

詩人的口裏還是在講「李太白」，「李太白」，「李太白」，但台下兩個學生的花生米已經吃完，於是拿起「落葉」和「情書一束」，跚跚踉踉地走出去了。

詩人也鬆了重擔似的，挾了講議下堂。

走到街上，詩人的肚裏彷彿有點餓，於是到湯圓店裏吃了兩碗湯圓，花了十幾個銅子。肚子飽了，便又飄飄然起來了。

一女人，女人，——生殖器，生殖器。」詩人想。

「性交，性交，——靈肉一致。」詩人又想。

詩人想了又想，下部的某公忽然不自主地澎脹起來，覺得熱而且癢。「熱」是不足奇的，「癢」也是司空見怪，但這次的「癢」，却

彷彿臭虫咬似的，有點特別，詩人於是失神地跑回宿舍。

一進房，詩人趕快把褲子脫下來，提起某公翻來覆去的看了半天，在某公的頭上發現一粒紅點，艷若桃花，美似胭脂，詩人初頗懷疑，以為是那晚工作黏來的鮮血，但仔細用洗臉手巾泡開水一擦，絲毫不能擦去，反愈擦愈紅了。……

「梅~~~~~毒!!!」

黃詩人把桌子一拍，大叫一聲，昏過去了。

詩人昏過去不久，（究竟是否真的昏過去，待考。）也就醒來了。醒來之後，眼前便朦朧地現出一副骷髏，那骷髏，彷彿正是詩人自己。詩人覺得自己的身體各部分都漸漸地爛去，起初是爛掉生殖器，

詩人惟一的寶貝爛去了一半，以後再也不能爬在女人身上去飄飄然了。接着是梅毒傳到兩腿，兩腿的肉也漸漸都爛去，詩人便從此成了跛子。但跛子並不要緊，詩人想，拜輪的脚也是跛的，而且還能到希臘去衝鋒打仗呢。後來是梅毒上升到鼻子，鼻子也爛去了，爛去鼻子真難看，但詩人荷馬也曾爛去鼻子的，詩人想，他曾看見小說月報所載「荷馬像」那簡直就沒有鼻子。鼻子爛完之後，該爛腦子了。腦子爛完之後，就成了一個骷髏。……

「可怕呀可怕！」詩人想，從床上一躍起來。

起來，拿鏡子把自己的臉一照，却仍舊團團團腦地，臉色也還十分漂亮，於是就暗暗地放心了許多，塗上一些雪花膏，趕快出門。

詩人到廣餘的公寓後，廣餘還沒有起來。床前椅上的衣服堆成山似的，詩人好不容易把山扒開，大聲嚷：

「瘋子！瘋子！還不起來！」

「買得水葫蘆，

勝似娶妻子。

夜夜撲着睡，

睡在心窩裏。」

廣餘在床上罵聲大吟起來，吟完，又哈哈大笑，說：

「詩人，你瞧我昨晚做的詩，怎麼樣？」

廣餘悠然地起來，手裏還拿着新買來的水葫蘆。

「誰管你做的詩怎樣？不得了！我中了梅毒了。」詩人哭喪着臉說。

「誰叫你夜夜到小紅那裏去睡？活該！」廣餘罵。

「誰夜夜去睡，不要冤枉人了。我從你那晚請客後，就不曾去過，以前也只去過三次。」

「誰叫你拼命的性交？活該！」廣餘又罵。

「嫖娼子不爲了性交，還嫖什麼！小紅那女孩，還只有十三歲，小×還沒有長毛呢，我想總不會有病的。但我也算得是小心了。每次我總把小紅的×仔細看過，而且用手帕替她擦得鮮紅，她自己又用水洗了，然後動手。想不到還要染梅毒！婊子真是逛不得！」

「梅毒！梅毒！快打六〇六！」廣餘說。

詩人得了廣餘的啓示，恍然大悟。就到左近的長安醫院，請醫生打六〇六，醫生要打九一四，但黃詩人硬不肯，要打六〇六。一次打了兩針花了二十元。詩人的袋中從此「空空如也」了，但沉重的心却輕鬆了許多，於是便快步跑回宿舍，到床上去養神。

太陽從牆上慢慢地爬到地下去了，詩人養神也養到夢裏去了，但外面忽來了沉重的敲門聲：

「黃先生！電報！」

詩人大驚地從夢中醒來，揩揩眼睛讀電報：

「北京敬業大學黃深思

汝母黃媽今日去世速來

胡宅

詩人拿着電報，看了一會，眼中熱淚簌簌地直流，噉了一聲「媽媽呀！」一躍而起，拿着電報，走到外面黑暗裏去了。

第五章 塙背舊事

第五章 塢背舊事

現在，我們應該在百忙中知道一點黃詩人的歷史。

黃詩人的故鄉在湖北襄陽縣的一個小村裏，那村名叫塢背村。山環水抱，茅屋居多，居民多業農，詩人的祖上也曾出過一個秀才；但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詩人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業農的。

詩人六歲的時節，他的父親因為種了莊家幾畝田，那一年，收成不佳，秋季少完了莊家三擔租。莊家就在縣裏把詩人的父親告了，捉到縣裏去，打了四十板屁股。回來一生氣，就氣成神經病。整天喜怒無

常，時而哈哈大笑，時而嗚嗚痛哭。常常一個人偷偷地拿着一尺寬三尺長的木頭板，躲在村坊街道的僻靜處，等着來往的行人，不問來往的人是男的，女的，長的，矮的，醜的，俏的，窮的，富的，老的，少的。一看見，眼睛一紅，嘴裏就嚷：

「媽媽的！你打老子的屁股！」

老子也打你的屁股！」

嚷畢，就把一尺寬三尺長的木頭板，向旁人的屁股上惡狠狠地打去。幸而那個小村只有四五十家的人家。而且那些人家同黃詩人的父親多半是認識的。所以有的眼快腿快，木頭板沒有打到屁股邊，早就躲開了；有的存心忠厚，屁股上偶然受了一兩次冤枉，也就罷了；只有那些勇

氣未定的惡青年，同那些慣於作樂的粗小孩，時常同瘋子尋開心。

「媽媽的！你打老子的屁股！」

老子也打你的屁股！」

瘋子剛把木頭板打過來，一揚手，木頭板倒給惡青年或粗小孩子奪去了，而且瘋子的屁股上也就重重的捱了幾下。

「媽媽的！你打老子的屁股！老子也打你的屁股！」

他們打，而且跟着嚷，把瘋子打得哭起來，等到瘋子的家裏知道，黃詩人的母親趕來把他拉回家的時候，瘋子的屁股是打得青而且腫了。

起初，也曾想去把瘋子關在家裏。但關在家裏更不太平。瘋子哭而且笑，笑而且嚷：

「媽媽的！你打老子的屁股！」

老子也打你的屁股！」

而且拿起木板就打過去，但吃虧的却只有六歲的詩人和詩人的母親，他們母子倆兒的屁股上的肉，究竟有限，所以後來終於只好讓他一個人偷偷地向外面直跑，總之，在外面，不論吃虧的是路人或是瘋子自己，家裏却從此平安得多了。

然而天下事也有意外的。那是詩人的父親瘋後兩年的事了，一個秋天的下午，隣村山腰村鄒缺嘴的母親鄒老太太，拿了一籃雞蛋，雞子旁邊擺了幾隻饅頭，一顛一跛地到塢背來看女兒，她的女兒是三年前出嫁的，嫁給塢背的一個裁縫老四——這是塢背唯一的裁縫——現

在已經有了兩個兒子，而且肚子又大得像蜘蛛似的，看看又快要生產了。

山腰村同塢背村隔一衣帶水，有木橋可渡。鄒老太太是六十七歲的人了，而且左足因為風氣痛還貼了膏藥，所以有點跛，但當鄒老太太過了木橋，望見塢背的一排茅屋裏的炊煙冥冥直上的時節，老年人的遲鈍的心也不禁拍拍地跳，知道大肚皮的女兒就笑殷殷的快在眼前了，所以一顛一跛地跑得更快。

秋天苦短，暮色在鄒老太太的顛跛脚步下漸漸變成蒼然了。過橋轉灣，要走過一排密密的竹林，竹林盡處便是一排排的茅屋，密密的竹林裏的竹葉密得把天也遮去一半了，鄒老太太朦朧地在竹林底下走，

更覺得眼前的漆黑，遠遠地傳來的狗吠聲，鄒老太太雖是飽經世故了，也不免有點心怯。

鄒老太太心怯連忙念佛，忽地眼前一亮，像疾風地的一根粗寬的大木板就在鄒老太太的身後屁股土着了一下，鄒老太太站不穩，向前一跌，籃子內的雞蛋和饅頭都滾在一地，雞蛋們全受了傷，頭破血流，幾個饅頭也滾得滿身是泥，在地上無力地躺着。

「救……命呀！！」鄒老太太盡力地喊。

「媽媽的！你打老子的屁股！」

老子也打你的屁股！」

寬而且長的木頭板像疾風暴雨地在鄒老太太的瘦而且平的屁股上接連

地打，鄒老太太喊了幾聲「救命」，也就力竭聲嘶，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嗚呼哀哉」了！

瘋子勝利而且帶了笑容回家。

等到塢背村裏人發現鄒老太太的屍身，那時已滿村燈火了。鄒老太太的頭上給野犬咬了好幾口，滿臉是血，身上衣服褲子全撕破，瘦而且平的屁股上滿是青一塊，紅一塊，黑一塊的傷痕。塢背村裏少的男的女的多趕來了，手上還提着紙糊的燈籠，有的男人還把燈籠在鄒老太太的屁股上左右直照，彷彿想借了燈籠的微光，要發現這受傷的鄒老太太屁股內有什麼寶貝似的。

然而我們的黃詩人一家三口都沒有來。

「媽媽的！這一定是黃瘋子幹的！」人叢中的一位這樣罵。

「媽媽的！黃瘋子真也不要命了！」人叢中的又一位這樣罵。

郝老太太的女兒——村裏人喊她老四奶奶的，也帶了蜘蛛般的肚子趕來了，哭而且嚷，哭得很凶，頭髮全披下來，在郝老太太的屍身前後打滾，哭而且口裏不住的罵：

「天呀！天呀！

殺千刀的黃瘋子呀！

害死了我的老媽媽呀！

一命抵一命！

「一命抵一命！」

「一命抵一命！一命抵一命！」旁觀的人們也附和地嚷。

不一會，鄒缺嘴滿頭大汗地趕來了，光着頭，赤着足，向前直跳，跳到鄒老太太屍首的身邊，咕咚一聲，雙膝跪下，張大了缺嘴；

「娘呀……洋呀！」地直叫，眼淚鼻涕直流。

老四奶奶看見她的哥哥來了，在地上哭而且嚷，嚷得更凶，前後直滾，滿身是泥。但忽然有——

「不得了！不得了！」

的呼聲，從老四奶奶口中喊出來，有人用燈籠去一照，照見老四奶奶褲腳邊流了一攤鮮紅的東西，那人連呼：「晦氣！晦氣！」打起燈籠

走了。

「晦氣！晦氣！」旁的人們也附和着嚷，大家漸漸地散開。

黑暗佔據了竹葉的深處，鄒缺嘴把他的妹妹老四奶奶背在身上，快步向裁縫老四（他到五里外的小村裏去做工去了）家中跑去，只剩鄒老太太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地上，任螞蟻和蟲豸在身上直爬。

塢背村的人們都起得很早，第二天一早，就有好事的男女人們吹着曉風到竹林裏來探勝，但使他們暫時驚異的是鄒老太太的屍身已經裝在薄薄的小松木棺材裏面了，棺材前俯躺着黃瘋子的屍身，下面沒有褲子，屁股上盡是些縱橫的傷痕，鮮血從傷痕裏一滴一滴地直流下來，左近的地面泥土上盡是些凝着的鮮血。

「一報還一報。」人們中之一說。

「一命抵一命。」人們中之二說。

鄒老太太是被黃瘋子打死的，黃瘋子自然也該打死，至於黃瘋子是被誰打死的，是鄒缺嘴或是裁縫老四（他連夜從五里外趕回。）或是兩人合力打死的，這也無須深求，總之，黃瘋子是死了，在塢背村的人們看來，這筆賬也就算完了。只有一些假裝怕羞的娘兒們，彷彿不以黃瘋子的種子脫下爲然，瞞着眼在黃瘋子的身上一望，就匆匆忙忙地走遠了。

但黃詩人和他的母親却再也不能在塢背村裏安身了，理由是老四奶奶因爲墮胎之仇，時常想來報復，老四奶奶一走到黃家門口就這樣

罵：

「媽媽的！瘋子窗的！」

黃婆！黃子！好死不死！

幾時老娘有了力氣，

來拚你一個驢死馬亡！

詩人的母親雖然也不是一個忠厚的婦人，但是老四奶奶靠了老四的勢力，而且，還有哥哥鄒缺嘴做靠背，誰拼得過她呢？爲了保全性命起見，詩人的母親於那年的冬天，偷偷地將家中的幾件破舊什物零碎賣去，借了孤苦的詩人，遠遠地到漢口去替人家做工去了。

第六章 在胡家宅

第六章 在胡家宅

詩人的母親黃媽（老四奶奶罵她「黃婆」，但塢背村的人，却多數喊她「黃媽」，所以我們也喊她黃媽。）到漢口不久，便找着一個位置，在離漢口十五里的胡家宅胡老爺家當老媽，是伏侍胡老太太的。每月工錢是漢票兩元，附帶的條件是九歲的黃詩人跟着在胡家吃飯。但黃詩人却也不算白吃飯，因為他每天也可做兩件大事，便是：早起來替胡老爺倒夜壺，一晚下來替胡老太太捶背。

黃詩人從小便胖而且有力，所以每晚替胡老太太捶背捶得十分舒

服。胡老太太纔五十八歲，每餐可以吃一隻蹄子，走起路來地板是琴地作響，一雙腳雖是纏過，平均每隻也有八寸長。但胡老太太究竟年老了，有些腰痛背酸，而且心裏又時常不平；第一，是兒子胡老爺做了一任縣知事後，家裏再也不種田了，胡家宅所有的幾十畝田都租了出去，使胡老太太再無用武之地，心中很不平。第二，是兒子胡老爺自從任上帶了那小妖精媳婦回家之後，便不肯常伴老娘睡覺，晚上也不來捶背了。胡老太太常常罵而且嚷：「沒有老婆時候娘好，有了老婆時候戾好！」如此深痛之義憤，實在可使普天下之母親，同聲一哭也。

黃詩人胖而且矮，胡家的人便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小蘿」。

「菊」。一晚，胡老太太坐在牀上，「小蘿蔔」替他捶背，小拳頭正捶得如雨下的時候，胡老太太忽然嘆了一口氣，說：

「小蘿蔔呀！我的兒子娶了老婆之後，好久不曾替我捶背了。難爲你這樣孝順！」說完，胡老太太的眼中噙着淚。小蘿蔔只是眯着眼笑。

黃媽連忙說：「老太太！這是什麼話！小蘿蔔那敢比胡老爺，又識字，又明理，又做過縣知事？」

「不識字，不明理，不做縣知事，他的腳也不會跌得那麼一顛一簸呢！」胡老太太說到這裏，連忙搖頭，接着又說：

「你們都是自家人，說說也不妨，可是千萬別到外面去說。」

「他的老子是個種田的，白手成家，買了幾十畝田。

「他老子有錢了，就讓他去讀書，讀什麼洋書，一年不花不花也要花三四百塊錢，——你想，三四百塊錢，不夠買好幾畝田了嗎？

「他讀了幾年洋書之後，菩薩面前也不磕頭了，祖宗也不相信了。這樣的書，真不知讀了做什麼用？洋書真是愈讀愈不通。

「那一年，他在北京的什麼大學畢業之後，說是要運動做縣知事，又花了千塊錢，把我身邊的棺材本全弄光了。」

胡老太太說到這裏，只是搖頭，小蘿蔔豎起耳朵來直聽，小拳頭仍是不住地捶，黃媽插嘴說：

「老太太，做縣知事好不威風！」一任縣知事，十萬大家私！」

要殺人就殺人！要打屁股就打屁股！那簡直是小皇帝一般的！——聽說現在民國是沒有皇帝，縣知事的威風直也不比皇帝差什麼！」

黃媽讚嘆完，胡老太太仍舊搖頭，而且咳嗽，咳完了又說：

「不做縣知事，他的脚也不會跌得那樣一顛一跛呢？」

「那簡直是報應！」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古語是不錯的。」

「他一做到縣知事，老子娘也不放在眼裏了。他上任剛一月，他的老子就生了發背，背上的肉腫得饅頭一般高。打電報去叫他也不回來。他老子眼巴巴的望着兒子來見一面，躺在床上只是不肯斷氣，抽抽咽咽地抽了七天七夜纔死呢……」

胡老太太流下淚來，黃媽也揩揩眼睛，望望小蘿蔔。

「老子死了他還不回來。」胡老太太接着說：

「兒子做了官，老子也不要了！這樣不孝！我想天雷總該打他的！那知道，天雷沒有打，他自己倒先跌折了腿了！」

「究竟胡老爺的腿是怎樣跌折了的？」黃媽問。

「怎樣跌折的，他自己也不肯告訴我，是我從高升的口中打聽出來的。」

「高升，哦，就是門房高爺。」

「誰呀！高爺？」胡老太太頗不以爲然地問。

「高升！……」黃媽含糊地答。

「門房也稱起爺來了。真少有！高升是他老子花了十四塊大洋買來的小孩。大了，就跟着打雜。一直到他做了縣知事，纔脫下短衣，穿起長袍，跟着當聽差去了。」

「我活到這麼老了，也活夠了！什麼事也見過了！厭了！高升這小子，跟去做一任聽差，回來就狐假虎威，聽說外面還包着一個姨太太呢。幾時我老婆子總不饒他……」

「老太太，告訴我們，老爺的腿怎樣的？」黃媽趕快問，彷彿不敢再聽關於高升高爺的議論。

「怎樣的？做官貪財，總有報應的！聽說現在是什麼民國時代，連皇帝也沒有了。皇帝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沒有皇帝，難怪天下要大

亂。從前的縣官，縣官又名『青天大老爺』，是最清廉不過的。現在叫什麼『縣知事』，那簡直不像個官的名字。據高升說：現在做縣知事只幹兩件事：一件事是捉共產黨，一件事是捉烟犯。共產黨是一捉到就砍頭的，那些人都是窮小子，敲不出什麼好處。有油水的是烟犯，抽烟的大概都有幾個錢。捉到一個烟犯，一罰就是幾百幾千。官是做得不得的！我的兒子也財迷了心了，上任之後，到處捉烟犯。可是烟犯大概都有神通，他們會在縣衙門裏的兵哪，警察哪身上使工夫，使幾個小錢，一漏風，便很不容易捉到。我的兒子想出一個主意，就是每次捉烟犯總十分祕密，自己親身出馬。破案很多，縣裏人多以爲縣知事熱心烟禁，佩服得了不得。有一次，到鄉下去捉一個烟犯，這烟犯

是當地的專財神，有萬把畝田。他家裏的屋宇很多，有幾十個院子，很不容易知道他住在那一院。我的兒子叫兵把他家房屋四圍都把上了，自己同高升爬牆頭進去！進了一個院，那知道，一個院裏有暗坑，我的兒子一不小心就跌下去了！後來……」

「後來怎樣呢？」小蘿蔔性急，忍不住問。

「後來，脚是跌折了。還沒有查出烟土，總不能當人家烟犯呢。我的兒子也計得多，他就咬着那人家私設暗坑，窩藏共產黨，要把土財神綁起來槍斃。結果是：那土財神出了一萬塊錢了事。一萬塊錢是到手了，一隻腿骨頭跌斷，再也不能好了。」

「可是，一萬塊錢換一隻腿，倒也值得的。」黃媽很羨慕地說。

「可是，貪財終沒有好收場。這事，後來給上司知道了，我的兒子的縣知事也就革掉了。」

胡老太太說完，只是咳嗽，黃色的痰一塊塊地吐出來。小蘿蔔連忙停止了捶背。黃媽把胡老太太牀上的被舖好，同小蘿蔔出來，到後房去睡覺去了。

胡家宅雖然離漢口只有十五里，但頗有古風，多的是舊式瓦房，一樓一底的也不多。胡老爺家却是一座新建的三樓三底的洋房。是胡老爺下任時候纔建築的。胡老爺同胡太太住在左邊的樓上，胡老太太住在右邊的，底下是客廳，書齋。洋房的後面是幾間瓦房，原為胡老

爺昔年誕生和下帷之所。但時易勢移，現在已改廚房，廚房阿媽，小丫頭阿梅，黃媽，以及小蘿蔔統統住在這裏，阿媽同阿梅在一房，黃媽同小蘿蔔一房。

阿媽有一雙爛櫻桃似的紅眼睛，金蓮足，四十歲左右的婦人了，臉孔却吃得圓而且紅。阿梅纔十八歲，生得十分清秀，瓜子臉，櫻桃口，最動人是那一對靈動的秋波，尤其是那秋波上灣灣的細眉。阿媽專管廚房，可是她歡喜的不是在廚房內煮飯，弄菜，是上街打油買肉。阿梅是專伏侍胡太太的，胡老太太却罵她：「小孤狸」。可是胡老爺家最有權的不是胡老爺自己，不是剪髮的胡太太，也不是「怨天尤人」的胡老太太，是那門房高升高爺。

胡家宅沒有紳士，胡老爺，是胡家宅惟一的紳士。胡家宅的人最佩服的事是拿過「印」的，讀洋書的人不會拿過「印」，便是不成器的東西，胡家宅的人們近來漸漸肯讓他們的兒子讀洋書了，爲的是胡老爺是讀洋書的，而且曾經拿過「印」。況且，天下之「印」，再也沒有比縣知事的「印」大而且威風了，胡家宅的牆上貼有縣知事的告示，那上面，就有紅而且方的硃印，據說是可以壓邪的，胡家宅的人常常把告示偷偷地扯下來，帶回家藏在枕頭底下，據說是可以趕鬼的。

胡老爺是胡家宅惟一的紳士。不，胡家宅的人不相信上帝，胡老爺便是他們惟一的上帝。胡家宅的人也知道現在是民國時代了，沒有皇帝，但是胡老爺可算是他們的皇帝。胡老爺說：「今天天氣很好。」

胡家宅的人也趕快說：「很好」！胡老爺說：「多吃豬肉有毒。」胡家宅豬肉店的生意，也就不如從前了，有很多的人就改吃羊肉。但胡家宅的人對於胡老爺也有一兩件事不以爲然，（是心裏想的，嘴上當然不敢亂說。）就是：胡老爺從任上帶來的胡太太，頭髮是剪却的，女人剪却頭髮便是尼姑，尼姑是天下最不吉祥的東西，所以胡老爺的知事做不長，就是娶了那晦氣的太太的緣故。第二，胡老爺家裏的阿梅，一定是狐狸精轉世的，否則，決沒有那樣漂亮。胡家宅有九十八歲的老人，據他說，他活到這樣老，什麼都見過了，只是不曾看見像阿梅那樣漂亮的女人過。阿梅一上街，胡家宅街上兩旁的人們便立刻站滿了，他們看而且嚷：「真漂亮，看不退！」可是，女人太漂

亮是要不得的。胡家宅的人心中想：假使阿梅的臉沒有這麼漂亮，胡老爺的脚也決不會那麼一顛一跛的。胡老爺還沒有兒子。胡家宅頗有人說：「阿梅的肚子有東西了。」因為在胡家宅的人看來，凡是女人，肚子在相當時期總該裝點東西的。

胡家宅有句俗語，叫做「閻王容易，小鬼難纏。」凡俗語，大概都是真理，鄉下人所奉爲金科玉律的。例如，胡家宅的人要找胡老爺，便要先走過高升高爺這一關。高爺說：「胡老爺不在家。」或說：「胡老爺睡着了。」或乾脆的說：「胡老爺今天不會客。」胡家宅的人便知道，話中有因，聰明的人便立刻從袋中拿出一些賞錢，送給高爺說：「這個，送給高爺買酒吃。」獸笨的人便回家，次一回再帶些

土產的禮物去，送給高爺。只要高爺歡喜，胡老爺是一定在家，而且見客的。

高升高爺的臉當然是吃得胖而且紅的了。

夫胡家宅最幸福的人，寧有過於高爺者乎？胡家宅的洋價一塊大洋，（不是漢票，所謂漢票，是照洋價要打七折的。）大概可換十個角子。但胡老爺家的大洋，經過高爺的手，一塊大洋只換七角。胡老太太是偶然也要上街的，胡老太太的大洋一塊還可以換十角。於是胡老太太便罵：「高升這小子，吃錢真吃得利害！一塊大洋吃三角。」胡老爺却不以胡老太太爲然，蓋胡老爺心中想：「天下之人，焉有見錢而不吃者乎？胡老太太的不平，從此徒然，而高升高爺，永爲胡家

宅最幸福之人矣。

且說黃媽在胡家做了二個月，一個春天晚上，下樓回到自己的房裏去，（那時小羅荀還在樓上替胡老太太捶背。）春夜的微風吹在臉上，覺得有些不可告人的難受。黃媽望望天上的星星，想起塢背舊事，不由的長嘆了一口氣，在院裏呆了片時。黑暗裏，忽然有一隻手從後面用力在黃媽胸前一握，黃媽便覺得有一股熱氣從胸前直到腹下，心房怦怦的跳，跳得很快。黃媽忍不住問：

「是誰？」

「是我。」

「你？——高爺。」

「是的。」

黃媽趕快回房，黑暗裏的人也走遠了。

黃媽接連的幾晚不好睡。

且說小羅荷每晚總是「黑漆一團，睡到天亮」的，但那一天的晚上，在胡老太太房裏多喝了幾杯茶，（因為胡老太太給了他一包蔴酥糖）半夜裏覺得小雞巴硬得難過，想起來撒尿，黑暗裏，聽見對面母親床上有奇怪的床的震動和人的呻吟的聲音，這聲音，小羅荷也覺得奇怪。但是小羅荷心眼本多，立刻不響。

「噲噲，高爺，我夠了，你總不夠麼？」

「噲噲，你們女人，一夜十個男人也可以，有什麼夠的。」

「嗡嗡，高爺，旁人說，你老家裏有太太，胡家宅還包了一個姨太太，可是真的？」

「嗡嗡，真的，你也做我的姨太太，好不好？」

「嗡嗡，我不能。」

「嗡嗡，不能也不要緊。我只要有得幹就算了。阿梅我幹了幾回，幹得肚子大了，真糟糕！紅眼睛的阿媽也吃醋，要我幹她。我幹了兩次，再也提不起興子來了。那樣乾巴巴的。」

「嗡嗡，你真是好漢。你要是真好漢，得幫助我的兒子讀書。」

「嗡嗡，我歡喜你，你會動，動得真好。我又省力，又快活。你們女人，一舉一動也忘不了兒子。小蘿蔔讀書，全在我身上好了。」

.....

小羅荷豎起耳來凝神靜聽，動也不敢一動，聽得那人從黑暗裏摸

出去，不久，天也就亮了。

第七章 午夜哀思

第七章 午夜哀思

北京城真不能再住下去了。

汪博士從那晚逛了妓女回來之後，勞碌犯了罪似的，覺得坐臥不安。在寂寞的晚上，一個人從夢裏醒來，耳中便隱約地聞見采蘋嚶嚶的哭聲，「老爺，你回來，救救我的命。」他想，自己還不如那晚在采蘋那裏睡覺，倒也可以免去采蘋的挨打。對於采蘋的黑漆的命運，真使汪博士有無限的哀感。但有什麼法子可使采蘋跳出苦海呢？汪博士思量了半天，忍不住淫淫的嘆了一口氣，這嘆氣，在平素樂歡的汪

博士，是不大有的。

但北京城之不能再住下去，却更有旁的原因在。這原因，是旅館的掌櫃的面孔忽然變化了。從前，這旅館掌櫃一見着汪博士，遠遠地就灣着腰，和顏悅色的喊一聲：

「汪老爺……您好！」

或是，這掌櫃從外面進來，恰遇汪博士外出，就說：

「汪老爺……您上衙門去。您好！」

但不知從何時起，這掌櫃，似乎發現汪博士是沒有衙門的遊民，於是見面再也不和顏悅色地喊「您好！」了，只是淡淡地地點點頭，近來就連點頭的禮節也省去，簡直把博士當做路人，不答不理了。掌櫃的

臉孔既然如此變化，於是夥計的舉動自然而然的遲鈍起來。旅館的午飯是照例十二點鐘開的，博士的房裏却常常遲到一點半鐘。晚餐照例除了飯菜外，還有四隻肥大的熱饅頭，博士常嘆爲「中國國粹」，歐洲少有的，近來，這四隻「國粹」忽然減爲兩隻了，於是博士很不平，但也沒有勇氣去理論，理由是：博士這月的房飯錢已經過了二十天沒付了。

「哎呀！錢是好的！」

汪博士雖然沒有到過美國，但自然而然的，這時也成了「拜金主義」的信徒。那一晚，博士嚼完了兩隻「國粹」後，覺得飯菜很不佳，牛肉好像用開水泡泡似的，沒有熟也沒有放鹽，飯是冰冷的，一點熱氣

也沒有，博士一發怒，本想隨手將飯桶，碗筷統統摔掉，但用手把自己的空袋一摸，怒氣也就消滅了許多，只好無精打彩地，走到旅館的客廳裏去。

客廳裏有兩個男人正在那裏談天。一個戴瓜皮帽穿馬褂的胖子，是在旅館樓上住着的。據說是財政部裏的什麼官，官氣十足，這時，正搖頭擺腦地在和一個穿洋裝的有小鬍鬚的瘦男子在談天。

博士走進客廳，就靠在門的沙發上坐下了。胖子與瘦子談天，談興正濃，他們不理博士，博士也不理他們，低着頭只顧找報來看。心裏却不由的想留心他們的談論。

那胖子與瘦子談了一會公債價目，戲園情節後，胖子忽然把桌子一

拍，問那瘦子道：

「道翁，你看見今天滬報所載路透電說，從美國到中國來的華盛頓號郵船過了橫濱後，有一個中國女子投海的新聞沒有？」

瘦子道：「我今天跑了一天，沒有看報呢。請你把這個新聞說說罷。」

「你知道這女子是誰？」

「自然不知道囉！中國近來投海的無聊狗男女多着呢，誰有工夫去管他們？」

「道翁，說起來，這倒是一個有聊的女子。」

「唉，女子，女子，女子沒有一個有聊的，」瘦子感慨似的說。

胖子喝了一口茶，吐出一塊黃痰，在地板上，然後用腳上的鞋把黃痰細細的揩去。汪博士在旁邊看見，不覺蹙起眉頭來。但聽見那胖子接着慷慨激昂地說：

「這死的，不是別人，就是咱們從前在美國的同學季強女博士。
.....」

瘦子吃驚地說：「什麼？女博士？女博士也投海？這真是奇聞。」
這「奇聞」使沙發上的汪博士也吃驚了，理由是：一，汪博士想不到那隨地吐痰的胖子還是留美學生。二，汪博士知道中國的女博士真是寥寥可數的，女博士還要逼的投海，汪博士對於自身的前途更感慨是黑漆一團了。爲了要明瞭女博士投海的原因，更仔細的靜聽下

委。

那胖子繼續的說：

「這季強博士，是中國的南方人，講的却是一口北京話，不過大家都說她是杭州人。大約因為她生得美麗的緣故，不是西湖那樣好的山水，大概不會生出這樣的美人罷了。」

她是一九一四年到美國的，起初在哈佛大學學哲學，後來改入康那爾大學文學，最後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哲學博士。

那時候中國學生年會開會，總是推她做書記。

她真是一個理想的美人哪。眉毛細長，眼睛圓潤，口唇薄而紅，頭髮黑而亮。不長不矮，不肥不瘦，談笑風生，態度藹然。

每次中國留美學生開會，她一到了會場，整千的男同學，那個神經不受感動。有替她搬椅子的，有替她掛外套的，有預備綢手巾替她擦皮鞋的。

最可笑的，是有一個奉天的留學生，是一個出名的惡濁鬼，到美國三年，沒有洗過一次牙齒。自從見了她以後，一天要刷好幾次牙，嗽幾次口，並且雪花膏哪，香水哪，都是隨身帶着，預備去見她的時候，好先化裝一下。

那時，還有一個中國留學生，是個江蘇的富家子弟，看上她了，想得她一樣紀念品，花了許多精神總得不到。於是這富家子弟就懸賞道：『誰能偷得季強女博士的一枝日用的自來水筆，獎美金一萬元。』

這個重獎懸了幾年，季強博士的自來水筆倒底沒人偷到。

季強博士的莊重，也可想而知了。她自己宣布是個獨身主義者。

她常說：『中國人有感情的沒有智識；西方人有智識而沒有感情。在這世界上，還沒有看見一個智識和感情全備的人，所以要獨身。』

她在美國讀了許多年書，留學生中愛她的人真也不知有多少，可是季博士却沒有愛過一個人……」

瘦子插嘴說：「那麼，她這回死，究竟是爲了什麼事呢？是不是爲了中國連年內戰，糟得不堪，所以憤世自殺了嗎？」

胖子說：「要是如此，倒也死得值得。昨天我聽見一個朋友告訴我，她的自殺，是爲了這個問題：

季博士學成歸國的時候，到美國東部某省去旅行。在旅館中碰見一位華僑銀行經理，這位經理身長七尺，胖大如牛，談吐無味，面目可憎，可是舉動闊綽，彷彿美國資本家的樣子。季博士和他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見傾心，當天就發生戀愛，一週內就結了婚。結婚以後，季博士的面目，越發打扮得嬌滴滴了，另外擺出一位大腹賈太太的架子來，聽說手上的金鐲帶了四五付呢。早上睡到十二點才起來，起來要中國的女僕替她穿襪子，另一個黑奴替她穿鞋子……」

瘦子冷笑了一聲：「我早說，女子不論是有沒有學問，照例是無聊，下流。可是，這樣一來，季博士不是幸福了嗎？爲什麼又要自殺呢？」

胖子接着說：「後來季博士一個人先回到中國，才知道這位華僑，已經有兩位太太，住在香港，並且這銀行也不是他的。於是季博士又從中國跑到美國，要去離婚。可是也有人說；這位華僑的面孔太不漂亮，可是他有一位很漂亮的姪子在中國，後來季博士回到中國，愛上他的姪子了，所以要離去的。這兩說，不知那一說靠得住。」

季博士到了美國以後，神經已經有病。所以在美國法庭控告時，法庭因為季博士忽喜忽怒，語無倫次，並沒宣判，就派人把她送回中國，于是在路上投海了。……」

瘦子聽了連連頓足道：「該死！該死！」

有誰對於這不幸的慘劇加以正確的同情和評判呢？

中國人，可憐的卑鄙無恥的下流的中國人，他們慣的是以他人不幸的眼淚當作自己茶餘酒後談笑的資料。季博士的慘死的故事，在汪博士仁慈的心中，已感着濃厚的深刻的悲哀了，但那討厭的瘦子却連頓足地說：「該死，該死！」汪博士這時的憤怒真想對這無心肝的狗徒拿出手槍來。但是手槍在那裏呢？汪博士的袋是空的，手也是空的。汪博士覺得自己的無力，忍不住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胖子與瘦子彷彿已感到汪博士不平的義憤的空氣，咕咕咕地又說了幾句話，那瘦子很輕浮地將汪博士上下望了一下，他們兩就站起來走了。

汪博士一個人仍坐在沙發上。

有誰能懂得汪博士這時的感慨呢？汪博士閉起眼睛，凝想一個如花如玉的女子投海的情景。他想像在一望無際的波濤洶湧的大海上，那女子，爲了自身的不幸和哀怨，勇敢地跳到海裏去了。汪博士是素來不贊成自殺的，他在外國十年，從不曾起一個自殺的念頭。但彼一時，此一時，現在的汪博士，却覺得自殺也有相當的理由了。汪博士覺得人是爲着快樂而生的，但中國的社會和環境，所給與的却只有不幸和苦惱。悲哀的生，還不如快樂的死罷，雖然一想到死，汪博士的溫暖的心，不由的起了一陣寒冷的刺激。

汪博士又想到那如花如玉的女子，跳到海裏去之後，那可愛的肉體，變成了魚蝦的食餌了。汪博士對於那致季博士於死地的銀行經

運，竟起了無端的憤恨，以為在法律上看來，這樣的人該重辦的。汪博士對於那可愛的女子的肉體，如何給魚蝦吞食的情形，覺得有無限的悲哀，但這悲哀中，却有一絲絲溫柔的快感，汪博士覺得自己的幸福還不如那海裏的魚蝦。因此又想到比國的女孩，想到那夜夜溫柔的肉肉滋味。汪博士的臉上又一陣陣的熱起來了。

「老爺，你回來，救救我的命。」

這彷彿有鬼似的，汪博士的耳裏又聽見采蘋的哭聲。汪博士驚悚的從沙發上站起來。他信手摸摸自己的袋，想，這時袋裏要是有幾塊大洋，他真想到朱家茅胡同去看一次。采蘋的悲苦的命運，季博士自殺的慘聞，比國女孩的相思的酸辛和甜蜜，像三條惡狠的毒蛇，把

汪博士的心，纏得破碎而且潰爛了。

他難堪地走出客廳，走到旅館門前的晚風裏，望着萬惡的北京城的黑漆的太空，整個的北京城已經沉沒在黑暗的惡魔的手裏了，冬夜的寒風呼呼地吹來，吹得汪博士渾身戰慄。

「晚報！……看晚報！」

北京晚報！世界晚報！

國……民……晚報！」

黑暗裏，一個賣報小孩走近汪博士的身子。汪博士本能地掏出兩個銅板，買了一張國民晚報。

汪博士走進門，在旅館的廊簷的電燈底下，把國民晚報大略翻看，

新聞裏看見觸目的幾個大字——

朱家茅胡同命案

「士忍不住叫了一聲「呀喲！」」又看到下面三行小字：

「采蘋被打憤而自殺

「鴛婦惡毒該吃官司

「采蘋下體不住流血

汪博士的眼睛忽覺有點潮濕似的，連忙摸出手絹，把眼睛揩乾

了，細看下面的新聞：

前門外朱家茅胡同一百二十號吟香茶室，搗婦周氏，有
雜妓七人，俱從各省買來之貧家女子也。有雜妓名采蘋
者，年尤少，纔十四歲。日前晚上，因留客住夜，未得
客歡，客人半夜走出，於是周氏大怒，將采蘋毒打，體
無完膚，又用鐵器燒紅，置采蘋陰戶中，以致采蘋下體
流血，不能行動。早晨采蘋趁妓院大羣熟睡之際，憤而投
環自殺。死後，周氏尙欲草草成殮，抬出埋葬，而告人采
蘋係急病暴死云。事爲所管警區所聞，遣警驗屍，案因
大白，現周氏已被捕，行將送地方法院重辦云。

汪博士的眼淚不住的滾下來，覺得采蘋之死，是爲了自己的緣故似的。汪博士只恨眼前沒有海，否則，他也想跳了下去。

汪博士回房了，耳中却清楚地聽見采蘋的哭聲：

「老爺，你回來，救救我的命。」

第八章

雪地慘聞

第八章 雪地慘聞

廣餘仍舊每天下午到交通部去點卯。

北京城整天下着大雪，下了兩天兩夜了。廣餘踏着雪，經過長安街，縱目一望，屋頂是白的，樹是白的，路是白的，路上的電線桿也一根根地戴着厚厚的白帽子。廣餘走到交通的對面，在小店裏買了一包美麗牌的香煙，討一根洋火，點着，抽起煙來。大雪仍是紛紛的下着，狂風陣陣地吹來，吹得廣餘兩手發顫，但廣餘嘴裏已經含着香煙，心裏自然也覺得溫暖了許多了。

廣餘悠然地走着，忽然望見左邊小胡同口的雪地上，有一捲凸起的東西，上面蓋着一層薄薄的白雪，看不分明。廣餘是素來好奇的，便走上前去，用脚一蹴，把捲着的草蓆蹴開了，裏面忽然一動，一個面目黎黑，破衣百結的乞丐，張着無力的眼，叫了一聲：「老爺……」

「媽媽的！」廣餘覺得晦氣，抽身就走。

「老爺……」無力的聲音仍舊喊着。

廣餘雖吝嗇，也忍不住回轉頭來，投了一個銅子在街上的雪地裏，銅子見着雪就鑽了一個窟窿沒落下去了，那草蓆裏的動物在雪地上叫着直尋，一個背着洋槍的警察遙遠地跑來，用脚上的皮靴當作武器，狠狠地踢了兩下，那動物又躺在地上不動了，遠遠地有嗚嗚地汽車的

聲音，警察屈尊地用手拖着那動物的一隻腳，像拖一根木頭似的，拖到小胡同口，用腳再踢，那動物已經僵硬，再也不會喊「老爺！」了。汽車嗚嗚地走過，廣餘早已坐在溫暖的交通部的工人教育科辦公室裏。

此時已經下午三點四十分鐘，大約因為下雪，而且總次長沒有到部的緣故罷，部內各廳的人們還是寥落可數。廣餘在辦公廳裏坐了片刻，抽了幾根香煙，喝了幾杯濃茶，看了幾張報紙（喝茶，看報，抽香煙，——是交通部裏的人們每日的唯一的功課。）之後，眼前纔漸漸滿了悠然似地動物，談話的聲音也漸漸開熱起來。

「老張，今天有發薪的希望了。」汪名傑走過來，對着廣餘說。

「那真好，再不發薪，就要餓死了。」廣餘歎然地答。

「交通部總算很闊的了。」汪名傑在廣餘的對面坐下，把香煙抽着的慢慢地說：

「交通部只欠一個半月薪水。我們的總次長總算體貼我們了，各路的收入都給軍人提走了，一個大也不解到部裏來。我們的總次長向銀行借款，東措西湊的也給我們發薪。我們真好運氣，有這樣的好總次長！北京的旁的各部纔真不得了呢！財政部欠兩個月薪，農商部欠四個月薪，教育部欠六個月薪，已經半年不發薪水了。最苦的是那些國立各學校的教員，聽說有十個足月一個大也沒有發了。——你想，那些人如何去生活？所以有些男教員就課餘去拉黃包車，女教員也竟有

去當暗娼的呢。這真是成什麼樣兒！」

「女教員當暗娼，不會是真的吧？」廣餘問。

「怎麼不真，我自己在大陸飯店就賊來睡覺過的。現在讀書的女人也真愈弄愈不像樣了！什麼自由戀愛，自由戀愛就是『糊拚頭』！我的女兒今年十四歲了，我總不讓她進學校去讀書。女孩兒一進學校就壞了。……」

「可是你的令妹倒是女子大學的高材生，北京城內最有名的美女哪！」廣餘譏笑地說。

「妹子，我管不了——」汪名傑彷彿不願談起她的妹子，談鋒一轉，就說到旁的地方去：「這幾天下大雪，天橋殺的人真多呢！報上

是一點消息也沒有。斗畝大的雪地上全是人們的鮮紅血跡。這些人們據說不是學校的教員，就是學校的學生，男的女的，全是共產黨！老張，幾時僭們也瞧瞧去，男的倒也沒有什麼可瞧，僭們去瞧瞧那些女的，殺了頭之後，上下身全剝得赤條條地，倒也好看！」

廣餘覺得無話可說，只得低頭看報。

「那些狗男女真也不怕死！」這是旁的桌子響應來的聲音，廣餘抬頭一望，是關印人關公，這關公原籍是個旗人，民國以後，改姓關，（因為崇拜關羽的原故）也算漢人了。這關公一生有兩件逸聞：一件是有一次走到西四牌樓街上，肚子痛起來了，來不及回家，就在街旁解下褲子當街出恭，後來警察趕來了，給兩個耳聒，還要帶他到

警察局去。他却不慌不忙地說：「去就去，有什麼了不得！可是你要等我把恭慢慢他出好。」他的臉是給警察打紅了，却還悠然地一面抽香煙，一面出恭，慢慢地不肯站起來。警察也沒有法子，只好站在旁邊等他，足足等了一個半鐘頭纔走呢。後來到局子是罰了十元了事。還有一件逸聞，是：關公今年三十歲了，去年秋天結婚，婚後與新婦睡了三晚，不得其門而入。後來他到交通部找汪名傑請教。（他在交通部與汪名傑最好。）汪笑着問他如何幹的。他說，他同他的新婦都是兩手抱着，兩腿并着。汪大笑，說：「這就不對了，應該是女的兩腿張着，男的兩腿并着。」關公恍然大悟，拜謝而去。後來馬上成功，現在有了孩子了。汪名傑把這件逸聞說出，全交通部傳為奇談。

且說關公慷慨激昂地響應了一句之後，就走近前來了。伸出手，向汪名傑說：「你有香煙沒有？給我一枝。」

汪名傑在袋裏摸了一會，摸出一枝香煙頭來，遞給關公，關公把煙頭燃着，吞雲吐霧地說：

「那些狗男女真也不怕死！前日一早，在天橋殺了十八個共產黨，其中有一個是我的隣居方太太的兒子叫做方成。」

「這方成年纔十八歲，在北京大學念書。爲人很和氣，只是不知何時入『共產黨』了，每星期回家，也到我的家裏玩，對我們談一些荒謬的議論：

「譬如照我們看來，現在北京最闊的人，當然要算大總統了，其

次是各部的總長，再次是各部的廳長，再次是科長，一層一層的階級，都是有一定的。

有一天，他問我：『北京有勢力的是誰？』

我說：『當然哪，是我們的大總統。』

他說：『不對！大總統只是一個強盜！一個鬍子！一個賣國賊！』

我說：『照你看來，北京最有勢力的是誰哪？』我看他出口傷人，不知太小，實在不以爲然。

他說：『北京城最有勢力的，不是大總統，也不是那些坐汽車的臭官僚，只有三種人：一種每天早上推着水車按家送水的水夫。一種是每天早上背着糞桶按家掏糞的糞夫。還有一種就是一年四季在街上

拉車的洋車夫。」

你們想：要不是瘋子，那裏會說出這些瘋話來。我聽了他的話，真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還說：『你不要笑，要是水夫不替我們送水，糞夫不替我們掏糞，洋車夫不替我們拉車，別說一星期，就是三天五天，北京城就不得了！』

我看他真傻極了。我說：『水夫不送水，糞夫不掏糞，洋車夫不拉車，是不會有的事。靠一行，吃一行，他們不做工，吃什麼哪！要是他們故意罷工，有警察管他們呢。警察管不了他們，還有大總統的兵呢。只要一砍頭，便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他說：「北京城的水夫，糞夫，洋車夫共有三十萬人。真的聯合革命起來，就是大總統的幾萬兵也沒有辦法。」

我看這小子真想造反了，從此不敢同他說話。那知前天一早，那小子竟捉去在天橋砍頭了。據說那小子正在組織什麼水夫工會，糞夫工會，車夫工會呢。組織組織，先把自己的頭組織掉了！可憐他家裏只有一個五十八歲的母親，這兩天哭得真淒慘呢，她簡直要哭瘋了。」

「哦，方成，」廣餘說：「他的名字我在北大日刊上常常看見的，他會做白話詩，我記得他有這麼兩句詩：

『我們要革命呀要革命！』

官僚，軍閥，資本家——

都是我們的敵人！」

「什麼白話詩，簡直是放狗屁！」汪名傑忽然大罵起來。

「是呀，這小子會做什麼鳥白話詩，他死的以前還大着喉嚨高吟呢。他的母親那天早上到天橋去送她兒子的終，他看見他的母親來了，就大喊起來：

「別了，我的可憐的母親！

別了，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的人們

我們要革命呀要革命！

我們要革到——

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完成！」

他的母親簡直瘋了，把這幾句話記得牢牢的，每天一面哭，一面唱。」

「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什麼是無產階級？」汪名傑問。

「無產階級，據說就是無錢的人。」關公答。

「無錢的人也要專政，天下還了得嗎？無錢的人，哦，做賊的，做強盜的，當烏龜的，賣屁股的，全是沒有錢的。要他們都來專政，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共產公妻，實在可殺！」

「哈哈，真的共產倒也很好玩。」關公笑着說，煙頭已經燒着嘴了，趕快把手一揚，煙灰於是飛滿了一身，關公與高采烈地說下去：「真的共產倒也好玩！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

聽說武漢政府在實行共產了，許多女人脫得赤裸裸地遊行，這玩意，俗們在北京瞧不見，真可惜！」

「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道理都很深，不是這樣簡單的。」廣餘沉默久了，忍不住開口：「我勸你們讀點馬克斯的書罷，翻譯出來的也有幾本——」

「什麼馬克斯牛克斯！」汪名傑罵：「誰看那些書，誰就是共產黨！」

廣餘覺得難以辯論下去，便站起來，說：「我去看看會計江空先生來了沒有。」

廣餘走到外室一看，會計的桌邊的椅子還是空着的。但辦公室裏

來的人比往日多一倍以上了，這顯然是將發薪水的象徵。廣餘的心中又不覺充滿了愉快的希望。

窗外的雪花愈飛愈大了，廣餘在窗前站了一刻，覺得十分寒冷，於是仍走進內室去。

「來了麼？」關公問。

「還沒有來麼？」汪名傑說：「江空那傢伙，聽說想請假到南方去活動呢；交通部的活動分子，都悄悄到南方去了不少了，這些蝙蝠派的投機傢伙！」

「『人到千里吃飯，豬到千里吃糠，』這些傢伙無非想投機找飯碗哪！他們那裏贊成南方的什麼主義。——可是江空真的一走，這本

科會計的好缺，不知誰能得着。名翁同總次長很有交情，何不活動活動？」

「我懶得幹這些『過路財神』的事情——」汪名傑沒有說完，一個聽差匆匆忙忙地走進來說：

「汪先生，府上有電話。」

「誰打來的？」

「老太太打來的。」

汪名傑去接電話去了，停了一會，回來，臉上顯出十分懊惱而帶怒的神氣。拿起帽子。穿上大衣，就要走了。

「不等發薪水了嗎？」廣餘問。

「也許今天發薪的希望又渺茫了。名翁府上有什麼事？」關公覺得奇怪，問。

汪名傑一聲也不響，很懊惱而且帶怒地走了。

且說汪名傑家裏世居南京漢西門外，父親本是前清的翰林，曾做過杭州知府，很撈了不少的錢。民國以來，南京屢經兵亂，汪家自然也受了不少的損失。尤其是張勳縱兵大劫南京三日三夜那年，汪名傑的父親汪善德老頭子，那時正臥病在床，名傑的母親妹子和妻女都躲在左近福音堂中去了，只有汪名傑在家陪着他的父親。張勳的兵們打

進門來，汪名傑聽見來勢很凶，悄悄地從後門走了。兵們進來之後，逼着老頭子要錢，老頭子裝睡不理，兵們氣極，把他從床上拖下來毒打了一頓，還把屋內所有的一搶而光，次日晚上，汪家的人們悄悄地從福音堂逃回，老頭子躺在地上死了已久了。

從此汪家境遇日艱。兩年後汪名傑到北京去，在交通部得了差事，纔把一家老小四口都帶在北京寄居，匆匆又已經十年。

現在，關於汪家的幾位人物也得大略介紹：汪名傑的老婆汪太太是個不識數目的傻女人。譬如說，五個加五個是十個，她是知道的，但是十五加十五再加十五是多少，她就不了然了。她和汪名傑結婚一年，就生了一個兒子，是一個胖而且白的孩子，那時善德老頭子還在

世，大家對這孩子愛得同珍珠寶貝似的。這孩子生了兩月，肚皮上長了一個小瘡，本來略有紅腫，也不十分利害。可是汪太太不請教醫生，也不讓家人知道，悄悄地向後園找了一隻蝦蟆，搗碎了，糊在小孩子的肚皮上，用布緊緊地包着。包了七日七夜，小孩子肚子裏受毒，便變成了腹膜炎，哭了兩天就死了。

從此汪家的老少都不把汪太太當作人看待。過了兩年，汪太太又生了一個女兒，汪太太不放心，便顧了乳媽，自己加工撫養，這小孩子是跟了她的祖母長大的。

汪老太太當年也是個識字明理的賢德舊婦人哪，但是自從老頭子汪善德慘死以後，神經也有了變態。

汪老頭子是死了，而且抬到清涼山下去埋了，但汪老太太却彷彿當汪老頭子還活着似的，每晚在床前放了汪老頭子生前穿過的鞋。而且，晚上有人偶然走汪老太太房外經過，還聽見房內汪老太太啾啾的談笑聲，彷彿汪老頭子還睡在牀上似的。汪老太太從前本是每天同兒子女兒媳婦們共餐的，但自汪老頭子慘死之後，汪老太太也不和他們共餐了，她每餐一人躲在自己房裏，桌上擺着兩雙筷，兩隻碗，就彷彿汪老頭子還在似的，當自己的飯吃完以後，還舉起筷子，對着空中，說：「老爺，你慢慢的吃，多吃一點呀！」而且，爲了汪老頭子是死在兵們的手裏的，她再也不能聽見軍中的吹號聲，看見兵們的灰色影子了，她常常哭而且罵：

「好漢不當兵，

好鐵不打釘！

大砲生眼睛，

惡兵變灰塵！」

汪太太的怨恨兵們，將怨恨到死了，在南京是如此，到北京也是如此。但汪名傑却是見着兵們就怕的，時常爲他的母親趕着一把汗。

但汪家的秀氣却鍾在汪名傑的妹妹汪權花身上。那權花生得聰明美麗，善得人歡。真是千人見，千人愛，萬人見，萬人愛。權花自幼便愛好文學的，舊詩詞做得很好。在南京女子中學讀書時，年方十四歲，課餘會和他的哥哥汪名傑一同做詩，她的詩的天才是汪名傑自嘆弗如

的。

有一首詩的題目是「鞦韆架上」：

阿嫂打鞦韆，

小姑停刺綉。

椰揄嫂不高，

姑打上屋簷。

又一首詩爲「山中閒坐」：

閒坐浮雲飛，

山空人跡寡。

庭梧搖晝蔭，

雙鳥似梭下。

尤其是「山中閒坐」一首，她的父親善德老頭子也嘆爲有唐人遺風的。那時權花做詩甚多，恕不多述。

但從她的父親善德慘死以後，她隨着哥哥嫂嫂們北來，活潑而愛文學的性情，漸漸有了變化了。她到了北京後，因爲自恨英文數學程度不高，曾在女子補習學校補習了幾年。後來考入女子大學數理科。各樣科學，無一不精。在校中有「小愛斯坦」之名。有一次，一個女同學的物理試驗弄不成功，去請教物理教授，那教授笑着說：「你不必請教我，請教汪權花好了，她的物理比我還好！」從此權花名滿全校，但也爲少數同學所妒嫉。

但是使汪權花名震北京學界的，倒不是她的學問，而是她的美麗。嗟乎！試問今日之北京各大學學生，焉有一人而不知汪權花的美麗芳名乎？

說起權花的嬌貌，比以秋月，覺得秋月太淡了，比以春花，覺得春花太艷了，兩道蛾眉，一雙俊眼，最動人的是那流星般閃動的烏黑眼珠。坐時首常微仰，常顯沉思之態，行時衣履飄搖，彷彿安琪兒臨凡。但舉止間多帶莊重神氣，不苟言笑，使人覺得可愛可敬而不可犯。

權花在女子大學，每天至少要接到五十封以上的情書，多是北京中學以上的學生或教授寄來的。但權花拿到這些信，非用火燒掉，便撕破了丟在校園水池中飄去。她說：「我那裏有閒工夫看情書，那些

寫情書的多是沒出息的人。」有一次，一個好事的同學從水油裏撈出一篇斷碎的零簡來，上面寫着：

「可愛的權花呀！

我願永遠充作你的車夫，

拉着你的美麗的身軀，

跑遍天涯各處。」

因此，權花每次接到許多來信，同學便取笑她說：「呀，權花，又是你的車夫們的來信麼？」

北京城已經被軍閥蹂躪得破爛不堪了，青年們的生命也像露水般的隨時可以在鋼刀的刀口下消去，但戀愛的風氣，仍在女子大學盛行！

女子大學的學生五百人，也許只有二三人不會『成對』的。但權花究竟有愛人沒有？她的愛人是誰？她的同學們却說不出。

權花曾對同學說：「現在的中國青年，女的對男的一笑，男的便以爲女的愛他了；男的對女的一笑，女的也以爲男的愛她了。金錢，名譽，地位，多是戀愛的目的物，愛神已經變做財神了。」

她又說：「男人只愛女人的肉體，很少知道女人的心的。」

她的同學說：「你的戀愛觀怎樣呢？」

她說：「我現在還沒有工夫談戀愛，但要我老實說，我的戀愛觀却是像蛇一般的。」

「什麼？『像蛇一般的』？」她的同學覺得奇怪極了，因爲在她

的同學看來，「蛇」是毒物，在溫柔的權花的口中是不該說出的。
權花只是笑而不答。

第九章 軍人猛於虎

第九章 軍人猛於虎

北京城已入恐怖時代了。接連下了十幾天大雪，地上積雪七八尺，不能行人。大雪晴後，又接着刮了幾天狂風，刮倒電線杆房屋樹木不知其數。前門一帶，是北京城最鬧熱的地方，但除了灰色的動物八大爺熙熙攘攘以外，來往的車馬行人也寥落極了。幾個大的綢緞店，衣莊，酒館，茶樓，都貼上「本店清理帳目」，「本店修理房屋」等字條，無形關門了。各戲園也停鑼已久，鳥雀無聲。國立學校因為永遠領不到經費，只好於幾天之內提前放假。各部大官僚小官僚偷偷

地南下的一天多一天，由京赴津的火車上每天擠滿了南下的旅客。到處街頭巷口是「吉屋招租」的字條，許多的房子都空起來了，靠房租吃飯的旗人餓死了不少。城門是每日下午六點鐘就關起來，不許通行。四郊到處是一片劫掠聲，兵劫過了，匪又來，匪劫過了，兵又來。老百姓是什麼也沒有了，只得等着餓死凍死。只有天橋却天天殺人，說是殺共產黨，好像北京城內的共產黨永遠殺不完似的。往日繁華熱鬧的北京城，此刻已成了暗無天日的活人地獄，這地獄，要待何時纔打破呢？

且說黃深思黃詩人，仍舊在狂風大雪的苦痛的北京城裏風泊着。他

接到母親死了的電報本想即刻回南的，但因為敬業大學就要放假了，學校當局叫他等到學校放假纔走。最大的原因還是袋裏沒有錢。下部某公又還沒有全好。黃詩人早上醒來，總忍不住含着眼淚，低低的喊着：

「媽媽呀！媽媽！」

黃詩人伸手向牀上一摸，就彷彿他的媽媽還在身邊似的。「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黃詩人每天坐在床上，高吟嘗試集中的名句：

「……………」

何消說一世的深恩未報！

何消說十年來的家庭夢想都一一雲散煙消！

.....

「何消說」，我們的多情而孝順的黃詩人，每次吟着上面的詩，沒有一次不是痛哭流涕長嘆息的。

黃詩人從前是很胖的，但自從他的母親死後，他也漸漸的瘦了。黃詩人何以那樣胖呢？據考據家說，是兩種東西吃胖的。一種是雞蛋，一種是牛肉。黃詩人九歲時便每頓能吃八個雞蛋，兩斤牛肉。詩人都愛喝酒，太白「斗酒詩百篇」，自古傳為美談。但黃詩人却至今不愛喝酒。他以為：酒能傷腦，所以不喝。至於烟，是烟鬼廣餘嗜為性命的，但黃詩人却不抽，蓋黃詩人以為抽煙則傷肺。肺病是他最怕

的。有一次，一個生肺病的朋友寄給他一本書，他把這本書放在太陽當中晒了七個整天纔拿來看，說是「消毒」。黃詩人的衛生，也可想而知了。

但黃詩人雖講衛生，然而最愛女人。女人在黃詩人的眼裏，無論是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各有各的風味。黃詩人的看女人是有名的，廣餘已經介紹過他的名句爲證：

「街上看女人，

三步看一次。」

這名句，在中國，真是家喻戶曉，人人讚嘆。黃詩人又提倡一種看女人的特別學說。他說，普通人看女人總從臉上看起，這是不對的，看

女人應從脚上看似。黃詩人不像辜鴻銘那樣贊成纏足，但也不贊成天足。他最讚美的是那些不大不小的「文明足」。他以爲，女人走路不該是大踏步的走去，應該是一扭一扭的扭去。「文明足」是最美沒有的了。他又說，女人的妙處不在臉上，而在屁股。屁股是曲線美的中心點。他曾對朋友說，他是主張「女人屁股中心說」的。他說，吶喊上說阿Q爲了摸女人的大腿而飄飄然，這是不對的，阿Q摸的應該是女人的屁股。他也有兩句妙語：

「懶人的春天呀，

我連女人的屁股也懶得摸了。」

這詩，後來是被某君收入「隨筆」的。但天下摸屁股究竟也不容易。

黃詩人在街上看，在公園中看，看那一團一團的下部後突的圓形的東西東扭西扭去，覺得有說不出的歡喜，歡喜得連舌頭也伸出來了。有一次，夏天，晚上，月下，在公園來今雨軒門口，看見一個特別肥胖的屁股孤單的東西搖蕩，好像一個圓地球堆在身後似的。黃詩人不禁歡喜讚嘆，黑暗裏伸出手來一摸。——

「該死的！」

殺千刀的！」

而且黃詩人的背上已經拍的重重的挨了一下了，那東西一回首，原來是一個又粗又黑又醜的四十歲以外的麻子婦人，黃詩人一害怕，腦中的「因詩必烈純」頓時怕到爪哇國去了。然而詩人之怕，非爲醜也，

爲打得太重也。

但黃詩人之愛女人，並不能因一打而了的。黃詩人的生命爲詩，黃詩人平均每天至少要做十首白話詩，他自己說他的詩大抵成於「三上」：所謂「三上」者，卽「枕上」，「街上」，「廁所上」也。黃詩人的詩雖多成於「三上」；然而黃詩人做詩之目的，一言以蔽之，曰：想女人而已矣。

話說中國自古爲詩的民族。五經中「詩，書，易，禮，春秋」，詩的位置在第一，可以爲證。這歷史自然該溯源於孔丘，他老人家生

前就那樣熱心勸「小子」們「學詩」，說了詩的一大堆好處。流風所及，勇猛如項羽，本來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英雄，一旦兵敗垓下，也會吟出「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歌，使千古英雄，爲之氣短。至於那儂倖成功的劉邦，本來是個市井無賴，一旦得了天下，衣錦還鄉，也會吟出「大風起兮雲飛揚」的壯歌！從魏晉以迄唐宋，那一代不是詩人輩出！真是詩人比芝麻還多，無論是阿貓阿狗，死後出個「集」子，「集」中總有幾首或幾十首歪詩！至於後來那些狀元，翰林，舉人，秀才，以至三家村的冬烘先生，雖然只會做幾篇八股，却也沒有一個不會吟出幾句「五古」或「律詩」的。中國的名山石上，旅店牆壁上，路旁亭子上，以至窮鄉僻壤的臭茅廁上，莫不有這些詩人題的詩句。

但是詩的運氣却至白話詩而更亨通，自胡適之之嘗試集出，文學經過革命，於是「的」「了」「啲」「嗎」的詩，風行全國。做詩從此不用韻，也不限字數，於是只要識得幾個字的人，便可哼出幾句白話詩：

「外面月亮真好看！」

「我在房子裏吃雞蛋。」

這不是白話詩嗎？還登在報紙上呢？甚至「一隻雌雞被一隻雄雞强奸了」，「棒子麵」根「根地望嘴裏送」也成爲白話詩人的詩集中名句。雜誌，報紙上莫不每天登滿了白話詩，白話詩的時價有十幾塊錢一首的，也有一兩塊錢一首的，也有一個角子或四五個銅版一首的。上海的一個名叫東亞書局的竟一年之內，出了十幾部白話詩集，每部都是

銷得盈千累萬。一個人每天只要做幾首白話詩便可算得詩人，吃的也有了，喝的也有了，而且陪睡覺的美女也自然來了。因為，在中國，凡是詩人沒有不愛女人，而女人，也多數是愛詩人的。

然而，也有例外。黃詩人的詩名已經很大了，錢也有了，然而可憐，北京城內，竟無一個愛他的女人。黃詩人每天在街上，看見那些一對對携手走着搖搖擺擺的青年男女就要生氣。

「媽媽的！兩個死掉一個也好！

兩個死掉一個也好！」

黃詩人心中常常咒而且罵。北京城內的女學生也真多。但最著名而且最高級的，當然是西城女子大學的諸位小姐了。黃詩人有一次僥倖的

找得一本女子大學的同學錄，於是按名給每個小姐寫了一封情書去，一次發出五百多封的情書，詩人以爲，這五百多個小姐，總該有一兩個是他的詩的同志罷。然而可憐，詩人的計畫正同大海撈針似的，一封回信也沒有。然而，他並不失望。戀愛像吃肉，貪多嚼不爛。紅樓夢上的寶玉不是說過了麼？「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於是詩人取了「擒賊擒王」的手段，向汪權花進攻了。他爲了汪權花做了一本厚厚的詩集，叫做：

花語

他每天總有十幾首詩寄給權花，平信，快信，掛號信全有。他知道權

花雖學數理，然而也精於文學的。他的詩真做得纏綿極了，有一首詩的前兩句是：（有人說，這詩是抄來的。）

「生命我愛非真愛，

當做花兒贈給你。」

他知道權花每星期六下午必定回家的，他常常從女子大學門口一直跟到權花家門口。他好像權花的影子似的。而且口裏暗暗地喊：「權花，權花，權花。」好像叫魂一般。然而權花只是低着頭走，一點也不理。有一次，權花走到府右街，回頭吐了一口痰在地上，於是詩人如獲至寶，俯在地上將痰舐得乾淨。權花忍不住笑了，罵了一聲：「豬頭」！夫天下的幸福，焉有過於佳人之一罵乎？罵則罵矣，詩人跟了

權花半年，竟沒有觸着權花身上的一根毫毛。意外之收穫是詩人之花語竟一年銷了幾萬，牛肉雞蛋，從此足供詩人之大嚼，而八大胡同，更常見詩人的足跡矣。

但天下事「物極必反，盛極必衰。」白話詩走了幾年紅運，自北伐軍打到漢口，「革命！革命！」之聲，盈於天下，青年們都去「革命」去了，很多的人都真的把自己的「命」「革」掉了，少數的人也當了委員做了官，於是白話詩也擱在冷攤上，從此無人過問。只要看那白話詩的始祖胡適，也幾年做不出一句白話詩，白話詩的命運，就可想而知。於是黃詩人的花語，也一年也賣不到兩本。黃詩人只得改行，在敬業大學教書糊口。吁！詩人而靠粉條黑板爲生，天下可悲之

事，就過於此！

黃詩人現在真的漸漸瘦了，母親之死，其瘦之原因一也；牛肉雞蛋之不能多吃，（因為沒有錢）其瘦之原因二也；最最大還是第三個原因，蓋六零六雖已注射過，而某公之紅腫仍自若也。

黃詩人不幸而瘦矣，豈僅瘦而已哉，臉上且常帶淚痕。有人問，黃詩人則曰：「我的媽媽死了！」於是旁人便說：「可憐！黃詩人真是孝子！」然詩人的傷心固別有原因，明眼人自知，不待詳說。

黃詩人自從每天早上沒有錢吃雞蛋以來，照例一早跑到西四牌樓旁邊的小餛飩舖裏，泡上一碗炒米粉，加上一個銅子白糖，就算是早

餐了。這一個小舖裏，每天吃早餐的人也不多。黃詩人那天一早，吹着寒風跑到小餈餈舖裏去，在西邊靠壁的小桌旁坐了，伙計端來一碗滾熱的米湯，還有一個黃紙包的白糖，黃詩人把白糖打開，散在米湯裏，就開始大嚼起來，嚼畢，忽然想起陶潛的詩，就低聲的吟着：

「萬物各有託，

孤雲獨無依。

曖曖虛中滅，

何時見餘輝？

朝霞開宿霧，

衆鳥相與飛。

.....」
黃詩人正在低吟之際，忽然走進一個灰色軍人，睡眼矇矓地，一進門，在黃詩人的對面一坐，把桌子一拍，說：

「媽媽的！」

來一碗湯團，要甜的！」

伙計連忙應聲去了，不久便端了一碗湯團來，那軍人把舌頭放在湯團碗裏試了一試，又嘆：

「媽媽的！」

這湯團的湯不甜！

快加上一些糖！」

伙計趕快拿上一大包糖，全倒在碗裏了。那軍人喝了一大口湯，把湯團吞下一個，忽然又罵：

「媽媽的！」

「這湯團是隔夜的！」

罵着，就把一碗湯團信手一翻，湯汁濺了黃詩人一身。黃詩人站起來，說：

「老總，你怎麼把湯倒在我的身上？」

「管你媽的屁事！」那軍人對着黃詩人罵。

「你不該出口傷人……」黃詩人抗議了。

那軍人更怒了，站起來就是一個耳聒，打得黃詩人臉上一紅二白，火

星直冒。黃詩人忍不住哭了起來。

「你哭，敢哭！」

再打！再打！

老子打兒子！」

那軍人又舉起手來要打，伙計趕忙走過來，把軍人拉着，低聲下氣的說：

「老總！」

湯圓不好，再來一碗。

你老請坐，你老請坐！」

那軍人方纔坐下了，口裏又罵了一句：「草你媽的黑屍！」

黃詩人一肚皮冤氣，無處可發，只得拿起帽子走了，走到路上愈走愈氣，他想：「我一定要南下革命去！我一定要南下革命去！」他一直跑過西長安街去找張廣餘。

廣餘已經起來了，正在那裏嚼乾燒餅。一見黃詩人進來，便說：「不得了！」

汪權花給張大個子搶去了！
「你知道嗎！？」

這話，好像晴天裏打了一個霹靂似的，幾乎把黃詩人震得昏去。連剛纔挨打的事情也震得忘到九霄雲外去了。他連忙問：

「怎麼？汪權花被搶去了？」

「真的麼？是誰說的？」

「誰說的？她的哥哥汪名傑說的，還有錯的嗎？」

廣餘嚼完了燒餅，又接着說下去：

「汪權花是給張大個子搶去了。那一天下午，汪名傑在交通部裏，他家裏打電話叫他回去。他回去，纔知道他的妹妹給張大個子搶去了。」

「事情是這樣的。前些日子不是老下雪嗎？下了十幾天的雪，那一天下午，雪是住了。汪權花同着一個女子大學的朋友到北海看雪景。她們倆在漪瀾堂坐着，喝了半天茶，看了半天雪景。恰巧張大個子也帶着幾個護兵來逛北海，在漪瀾堂瞧見汪權花，張大個子一見就

嘆：『媽的！好個漂亮的姑娘，』在旁邊的椅子坐下了。汪權花一見事情不妙，趕快給了茶錢，同了她的同學就走。張大個子也帶着護兵跟着同走。走到北海的門邊，張大個子伸出個手臂，把汪權花一抱，說：『好姑娘！跟我回家享福去。』便抱上汽車，嗚嗚地走了。她的同學當時嚇得魂都沒有了，趕快跑到汪家報告……」

「真可惜！真可惜！可惜好一塊天鵝肉落在爛蝦蟆口裏！」黃詩人嘆口氣說，「到底搶到那裏去了呢？搶去之後怎樣呢？」

「搶到石老娘胡同去了，那是張大個子的公館。」廣餘說：「搶去以後的事情怎樣？誰知道呢？有的說：權花已經安安分分地做了張大個子的第八十八個姨太太了。還陪着張大個子在北京飯店跳舞呢。」

有的說：權花被搶去之後，一定不肯跟張大個子睡覺，被張大個子脫得赤條條地，用棍子把下身塞破了。現在還關在黑房裏吃苦呢。這兩說，也不知那一說爲是。照權花平日的高潔性情看來，大概不會服從張大個子的。」

廣餘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說：「軍閥搶女人，也是『古已有之』了。倪嗣冲在安徽督軍府裏開後門，每晚叫軍人到街上去搶一個漂亮女人，從後門抬到督軍房裏去，晚上用過了，次日一早就送出來。倒也爽快。曹三爺爲總統，在總統府裏每晚派人到前門去找女人，找着好的便向府裏送。一送進去便隔幾天纔放出來。有人說中國軍閥只知道兩件東西：一是金錢，二是女人的生殖器。這話真對！」

「汪名傑有什麼法子沒有？」黃詩人焦急地問。

「他有什麼法子？他一輩子是那樣的『死樣活氣』的。他和權花本來不對，照我看來，他也許願意權花做張大個子的姨太太呢。只有汪老太太哭的可憐。」

「這樣的慘事，北京的教育界也一聲不響嗎？學生們中愛權花的人那麼多，也不起來鬧鬧嗎？」黃詩人不禁嘆息。

「教育界——學生，還鬧什麼哪！這年頭，動不動就說你是共產黨！天橋整日殺人，北京城裏激烈一點的分子大概多殺完了，現在留下的只是一些安分的「市民」了罷。」

「我想，北方的軍閥一定要給南方的革命軍軍打敗的。南方的兵遲

早總要打過來了。廣餘，我們還是準備南下罷。」

「可是南下去幹什麼呢？」

「自然是去革命去。」

「不，你去革命，我還是回到老家去種田。」

「廣餘，你爲什麼竟不贊成革命？」

「詩人也要革命了，中國會得救了罷。」廣餘燃着香煙，不禁微笑：「聽說郭沫若也在漢口做大官呢。我却是一個悲觀者。中國的革命是革不好的。譬如說，每次革命自然也有些優秀份子，是爲了大衆幸福而革命的。他們的心是紅的，血是熱的，意志是鐵般的堅強，行爲是雪般的高潔。赴湯蹈火，勇往直前。可是這些優秀份子大概都

在革命期中犧牲掉，有的死在敵人的手裏，有的死在同黨的手裏。革命成功了，那些優些份子多已經死完了，只有少數的假革命者永遠有官做。辛亥革命是一個好例。這次革命大概也逃不出這個圈子。」

「我却不贊成你的悲觀論。我的可憐的母親死了，我已經成爲一個無掛無慮的人了。我決計不做詩了，要南下革命去。我想，好壞是有比較的，南方一定比北方好，新的一定比舊的好，紅的一定比白的好。」

黃詩人說到這裏，摸了一摸他剛纔被打紅了的臉。

「革命是一個好夢，」廣餘說，「這種夢我是早做過的，可是我的夢却醒了。我們也曾在小團體裏實行過共產，你是知道的，但那有

什麼好結果？『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中國多數的人的自
私心太重了，少數人的理想正同大海裏的船，遇着多數人自私心的暗
礁沒有不破的。我們在工讀互助團實行共產是失敗了，將來中國要實
行共產也一定要失敗。我的年紀漸漸老了，鹽也多吃了幾斤了，兒子
女兒也有了，鬍子也長起來了，我的經驗告訴我：無論什麼好制度好
名詞，搬到中國來，沒有不弄得一塌糊塗，烏煙瘴氣的，共和政治是
這樣，將來換了蘇維埃政治也是一樣。」

「照你看來，中國是一定沒有辦法了？」黃詩人頗不以爲然地問。

「辦法也許是有的，但我是不知道，也許我和你都看不見了。我
們的兒子孫子曾孫子也許能看見的罷。中國的大亂還要延長。延長到

何時呢？天知道？」廣餘仍抽他的香煙。

「我却不贊成你的悲觀論。我一定要南下革命去，革命究竟革得好革不好且不管。我們一定得去革命！革命！革命！革命！革命就是復仇，對萬惡的軍人復仇！」

力
行

第十章

壯士氣如虹

第十章 壯士氣如虹

「今天天氣，哈——哈——哈！」趙益三一見黃詩人，就說出他的老套。趙益三是敬業大學的校長，他有一個皮氣，見着人，第一句話，總是：「今天天氣，哈——哈——哈！」一年四季，晴風雨雪，全是如此。至於這「哈哈」究竟代表什麼？是好呢？是壞？這也無從推測。趙益三之高深，可想而知了。

黃詩人在趙益三身邊坐下了。

「深思兄，我勸你慢一步回南去罷。」趙益三說：「敬業大學寒

假內想多招些學生，把程度再放低些，來的人一定還要多罷。況且那些國立大學的教員學生都太不像樣，十分之九是共產黨，眼看不久全要關門了，將來北京城內全是私立大學的天下了。我們現在正擬請張督辦做我們的董事長，張督辦是個最爽快的人，一出手就是成千成萬的。他一做董事長，敬業大學還怕沒有錢花嗎？」

「誰？張督辦，是不是張大個子？」黃詩人問。

「是的。就是張督辦，因為他身材大，所以人家叫他張大個子。這張督辦實在是當今一個英雄。他在山東，教育經費是一個大也不欠的。這就難得極了，當今天下十八省，那一省的教育經費不是一欠幾月幾年，那一省有山東這樣靠得住的。張督辦實在是教育界的恩人哪！

他前生還是有點來歷的。去年山東大旱，幾個月不下雨，張督辦氣極了，跑到濟南龍王廟去，對着龍王大罵：『草你媽的龍王！你爲什麼老不下雨？害得山東的百姓好苦！』次日，濟南就下大雨了。這英雄，實在有點來歷。」

「張大個子做董事長，總不大好罷。他是搶女學生的。」黃詩人想起汪權花來了，覺得有點憤然。

「那有什麼？我們學校又暫時不收女生。自古英雄那有一個不愛美人！況且汪權花也是太招搖了，那樣高傲，總有一天要吃虧的。」

「可是我總得回南去看看。家母故後，我想不教書了，回南去弄點錢，到日本讀書去。」黃詩人是對什麼人說什麼話的，他不敢對益

三說回南去是爲了去革命。

「到日本，到日本去幹什麼咧！」趙宅的僕人送上兩碗熱茶來，趙益三喝了一口茶，笑嘻嘻地說：「我們多是到日本混過的人。老實說，只有傻子纔真的到日本去讀書。聰明人到日本去不過是爲了睡覺逛窑子的。程賀生你知道嗎？他如今是大總統的祕書長了。他在日本有件『一睡十年』的故事！到如今傳爲美談呢。賀生是湖南人，二十歲娶了老婆，因爲老婆生的太醜，一生氣就跑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後，領了一批官費，終日睡在東京神田的二風亭妓館中，從光緒三十年到民國五年，沒有一天起牀過。這幾年國內外鬧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什麼辛亥革命咧，袁世凱做皇帝咧，歐洲大戰咧，程賀生一概

不知道，也沒有睜過眼。一直到民國六年春天，他的同鄉某君從湖南到日本去，在神田妓館中找得他，對他說：『你的父親死了！』他睡著不起來。又說：『你的哥哥死了！』他還不起來。後來說：『你的老婆死了！』他大笑一聲，一躍而起，嚷道：『死得好！死得好！』馬上洗了臉，就去買船票，第二天就上船回國了。回國後活動幾年，現在竟是北方政治界的大人物，誰不知道？可見一個人只要活動，讀書不讀書是沒有關係的。」

「可是，我總得回南去看看。去不去日本也不一定。家母故後，一切身後安葬的事，也待料理——」

「可是，漢口現在共產黨手裏，危險得很呢！」

「那有什麼，先生知道，我是一個光人，『兩條大腿夾一個雞巴』，怕什麼！」黃詩人不覺信口說得太粗了，立刻紅了臉。

趙益三沒有說話，廳上電話的鈴聲響了，趙益三就接電話：「喂，你是那兒？……」

哦，督辦公館。……

趙秘書……好，好，……

今天天氣，哈——哈——哈！……

哦，督辦喊我！……

好，……

我就來。……」

趙益三春風滿面地走來，對黃詩人說：「張督辦喊我，我要走出去。」

黃詩人也跟了出門。

在門口，黃詩人嚶嚶啾啾地說：

「我想支十二月份薪水做路費……」

趙益三把頭一搖，說：「十二月份是不發了。」停一刻，又把手向衣袋裏一掏，掏出五元一張的奉票，遞給黃詩人說：

「這區區之數，我送給深思兄做路費罷，一路珍重。」說着，把手一拱，上包車去了。

黃詩人悵然地回到宿舍，把所有的破書，破衣服，破褲子，破襪子，破帳子，破被單等等，全副家私拿到天橋小攤上賣了，一共賣到

三十元錢，連上趙益三的五元，足夠路費了。又發了兩封快信，一給胡老爺，一給高升高爺。隨後又到廣餘汪博士及旁的幾個地方辭行，本來也想再去看看小紅，因為某公還在作怪，怨恨之氣，油然而生，也就老早回來睡覺，準備明天動身。心裏老想汪權花，又不知到了南方後革命究竟從何革起，晚上只是睡不好。

.....

話說北京自黃詩人走後，空氣更是寂寞了。轉眼又是舊歷年終。中國國民原是富於保守性的，大約因為是幾千年文明古國的緣故罷，

無論何種改革都是十分困難，新歷已經行了十幾年了，但舊歷新年，仍到處是同樣的熱鬧：同樣的請財神，放爆竹，貼春聯，穿新衣，賀新年，熙熙攘攘，粉飾太平。北京城是中國的首都，往日舊年年底，東西兩城，十里長街，街上擺滿了賣爆竹的，賣春聯的，賣兒童玩具的，賣雞賣鴨的，到處是喧嘩一片，擠滿了行人。前門觀音寺大街一帶，每年除夕晚上，行人真是如山如海，女人們擠丟了首飾的，擠失了孩子的，擠脫了袴子的，真是無奇不有。然而今年，舊歷除夕已屆了，北京城到處荒涼一片，鬼氣沉沉。到處是一片嘆窮聲。兩三日來，四郊發現窮人自殺屍首，每天總是成千成百。胡同僻處，賣兒賣女的，攔路搶劫的，警察也防不勝防，視若無覩。只有新華門內，居

仁堂中，依舊稱孤道寡，笙歌達旦，歌舞連宵。報紙上滿載討賊軍大勝之虛僞新聞，南軍已佔領徐州了，然而北京城中的高級官僚軍閥，仍然喜氣洋洋，高做武力統一，天下太平的迷夢。

然而我們汪博士的確活得不耐煩了。

汪博士自知道采蘋慘死之後，一連十幾晚不好睡，兩隻眼角上登時顯出一道黑圈，身上的肥肉也輕了十幾磅了。汪博士對人不是談采蘋慘死的新聞，便是背季強女博士投悔的故事。但這樣平常的新聞和故事，那能打動人們的聽聞呢！中國的人們的確太多了，生的多，也死的多。死了一個采蘋和季強，正同大海中舀去一滴水似的，有什麼值得注意呢？而且近年來中國人的眼中，殘忍的事也看得太多了。每

年一次的循環戰爭，那一次的砲火中不死幾萬幾十萬兵士和無辜的老百姓。但中國人總永遠不會死完的！天橋天天殺共產黨，北京城的市民，起初也趕去看看熱鬧，因為赤膊而且不穿褲子的姑娘們，死了也的確好看。但近來也漸漸看厭了，橫豎每個女人都是一樣的，身上總是兩隻乳，兩條腿，一個圓而黑的生殖器，有什麼好看呢！中國人的心是麻木了，正等着更大的慘劇的到來。

人們的心是海，海是容得一切的惡濁的，然而汪博士的心却正像一粒豆。采蘋和季強的慘死，已經使汪博士夠傷心了，而況從廣餘口中傳來的汪權花的被搶慘聞，尤其使汪博士嘆息痛恨，坐立不安，因汪權花的漂亮，汪博士是在街上見過一次的。

在除夕的前幾天，汪博士旅館裏的掌櫃的面孔，更獐厲得可怕了。那掌櫃突出的一雙紅眼睛，見人只是閃閃地直瞧，不時張開滿嘴黃牙的關嘴。正像一個妖怪，等着要吃人似的。一看見汪博士便嚷：

「汪先生，三十晚快到了。」

「唔……！」汪博士只含糊地答應了一聲，趕快走開了。

三十晚快到了，這旅館裏的賬，怎樣辦呢？汪博士的心裏正同火燒似的，在汪博士看來，這熱鬧的除夕，正同耶穌受難節一般，汪博士是準備被釘在十字架上了。

有人說，一切社會上的糾紛，其原因皆由於金錢與女人。汪博士此時正為金錢與女人所苦惱了。汪博士時常到大街上去行走，兩眼正

同老鼠一般的，只注意地上有沒有行人丟掉的錢包。汪博士心中想：此時能在路上檢到幾十元的鈔票，回到旅館快活地過年，是怎樣快活的事情哪！可惜天下之金錢竟不容易在地上檢得，而汪博士的希望，也就徒然了。

采蘋季強汪權花的問題，在饑餓的博士心中，正同蛇一般地纏繞着，而比國女孩的賀年信，又從天外飛來了。

這是一張美麗的畫片，上面畫着一對美貌青年男女，正相抱不置，神氣活現，旁面有幾行法文小字，譯出中文，大意如下：

「可愛的汪博士，

在美麗的新年，

我送給你一千萬個 Kiss。

我想到中國來找你，

如果你不到比國來。

我要你的心，

你的肉，

你的『那東西』！

願你新年快樂，

晚上睡得甜美。」

「可愛的馬格麗呀，我對不住你！」汪博士對着畫片，想起可憐的比國女孩，不由的眼中噙滿了傷心之淚，躺到床上去了。

汪博士在床上躺了不久，房門上忽來了殼殼的打門聲，汪博士趕快擦了眼睛來開門，原來這不速之客便是旅館樓上住着的財政部辦事的胖子，就是那晚說季強女博士的故事的。

這胖子一見汪博士，便說：「驚訝得很，驚訝得很。」

汪博士讓坐，胖子便坐下了，從袋裏摸出一張片子，擺在桌上。
「聽說老兄是從比國回來的，那麼，也一定到過法國。蔡元培認識嗎？李石曾認識嗎？他們多是南方黨國要人呢？」

「是的，有一些認識。」

「現在，北方的大局是不行了。北方的情形，一句話可以包括完，叫做：民窮財盡。兄弟是在財政部服務的，知道這些情形十分清楚。」

財政部也不發薪水了，北京還住得嗎？武漢政府主張共產，兄弟也不贊成，盡中國所有的錢，大家平均了，一個人還得不到兩元錢，如何活得下去！中國現在是無產可共，共產是不行的。南京現在也設立政府了，他們也反對共產，我看南京政府將來一定有希望。蔡，李諸公是黨國柱石，先生和他們知交，何不到南方去活動活動，兄弟也可附驥——」

胖子說完，凝神恭聽。

「我和蔡李並不十分相熟——」

博士的「不十分相熟」，使胖子失望了，臉上頓時顯出輕蔑的神情，談了幾句閒話，便說：「兄弟要上衙門去。」站起來大搖大擺地走

了。

汪博士看看桌上的片子是：

財政部一等科員兼英文打字員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

周雲龍

「經濟學博士也當英文打字員」，汪博士不由的微微一笑。

廣餘從前是每天必來找汪博士的，但近來，已有好幾天不來了。那一天，廣餘會對汪博士說：

「你這個人的心太好了。像采蘋季強那樣芝蔴般的小事也記在心裏，這樣好人，在中國是活不下去的。」

「那有什麼法子呢？我在外國住慣了，中國的事情的確是看不順

眼。」

「我的忠告是教你學做壞人。你應該努力學做壞人，在中國，只有壞人纔活得下去。斯賓塞爾不是說過麼？惡社會之中無好人。這實在是我們在中國做人應該知道的教訓。」

「我現在努力學壞，也來不及了。」汪博士說，「我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如何不至餓死。除夕再不付房錢，旅館掌櫃的就要將我趕走了。就是學做壞人，也沒有時間了，如何是好？」

廣餘立刻不響，趕快抽美麗牌香煙。

「我想你們交部年底總可以發點薪水罷。我想，只好向你想想法子。」

廣餘實在沒有法子，也只好暫時「想點法」了。他說：

「只要交通部發薪，總可以的。可是年底恐怕靠不住。」說着，廣餘就匆匆地走了。

從此一連幾天不見廣餘的影子。除夕那天的一早，汪博士就到廣餘的公寓裏去，使汪博士觸目驚心的，是廣餘的房門已用很大的鐵鎖鎖着了。公寓的伙計告訴他，廣餘昨晚九點鐘的夜車到天津去了，要過幾天纔回來呢。

廣餘爲什麼匆匆到天津去了呢？也許有什麼公事罷？汪博士真是好人，他從來不會用壞心眼去推測人的。回來，汪博士坐在房裏只是出神。他想，自己從小父母雙亡，吃了多少苦。後來僥倖到法比留學，

苦學十年，學成博士，有什麼用處？自己本是回國爲了幫助祖國，廢除中比不平等條約的。但是你愛國，國不愛你，有什麼法子呢？天寒歲晚，眼看就要餓死了。汪博士正在呆坐出神，旅館夥計推開房門，送來一個字條，上寫着：

尊賬積欠房租飯費共一百五十元，請即日

惠下，以便清賬。否則送警究辦，莫怪。

「好的，我就出去借錢給你們罷。」汪博士氣極了，也就立刻下了決心，走到西單牌樓，摸摸袋裏還有八角小洋，掏出六角來，到西藥店裏買了二十片「安得林」(adalin)安神藥片，又走到小茶館泡了一

壺熱茶，趁熱將二十片「安得林」一齊吞下，付了二角小洋茶錢，飛也似的跑回旅館，就倒在床上長眠了。

.....

且說廣餘在除夕前一日下午，在交通部領得一個半月薪水，共三百元，開心極了。一個人袋裏有了錢，馬上就行走如飛，好像打了嗎啡針似的。他想：交通部要放四天的假，不如到天津去玩玩罷。況且，正月三日又是交通總長在天津做四十歲的生日，就在那裏等着去祝壽磕頭也好。

廣餘連夜夾着皮包上火車了。在夜色朦朧的火車中，他纔偶然想起，汪博士的無錢過年的問題。但廣餘是素來相信「船到橋頭自會直」的真理的。他想：到了三十晚，汪博士也許自己會想法子罷；汪博士真的無法可想，旅館掌櫃的也無法奈何他的罷。廣餘記起自己當年在杭州，曾住了三個多月的旅館，後來終於弄不得錢，分文未給，「一走了之」的故事，覺得在中國只要做壞人，是到處亨通的。他想，汪博士太好了，讓他受點教訓也好，於是廣餘一覺睡到天津。

廣餘下車之後，就直接坐了黃包車到佛照樓旅館去，因為佛照樓旅館在租界上，離三不管很近。那三不管是天津有名的好玩的地方，在那裏可以隨便取樂，無所不爲：你要「吃喝」呢，京館，廣東館，

徽館，大吃，小吃，粗吃，細吃，無所不有。你要「嫖」呢，有的是女人，揚州姑娘，蘇州姑娘，東洋姑娘，西洋姑娘，老的，少的，醜的，俏的，肥的，瘦的，無一不全。你要「賭」呢，麻將，牌九，打資，輪盤，輸贏是成千成萬。——因為可以任意「吃喝」，「嫖」，「賭」，無人干涉，所以謂之「三不管」。但近來烟館林立，吞雲吐霧，飄渺迎背，三不管其實已成「四不管」了。凡是北京的達官貴人，每週總要跑一次天津，大多數，是到三不管去取樂的。

廣餘到了佛照樓下車，已經半夜二點鐘了。晚風刺骨，天黑星稀，馬路行人已不多。但佛照樓旅館門口，仍舊燈光輝煌。廣餘夾着皮包進門，走進客室，忽然裏面有女人的嬌聲：

「喂，廣餘，十年不見了！你是從北京來的麼？」

廣餘擦擦朦朧倦眼，定神一看，原來是十年前工讀互助團的舊同志楊瓊仙。廣餘不覺樂得跳起來。

「喂，瓊仙，難得，難得，想不到在這裏又會見了。聽說你在漢口很活動呢，爲什麼又到天津來？」

瓊仙說：「這不是說話的地方，你也累了，還是到我樓上房間去罷。」

廣餘茫然地跟了瓊仙上樓。那是一個三等臥房，狹小。房內只有一床，一桌，兩木椅，桌上擺了一個手提的小皮箱。別無他物。廣餘在桌旁的小火爐邊坐下了。燈下仔細將瓊仙一看，只見瓊仙面色雖

然蒼老些了，但也不減當年娥媚之態。眉目間英氣流露，比當年使人覺得嚴肅，舉止活潑，依然當年嬌小神氣，身穿睡衣，腳套拖鞋，短髮蓬鬆，是睡而復起的神氣。廣餘重逢故友，高興非常，只是緊握着瓊仙的手，腦中想像回到十年前鬪雞坑的工讀互助團中去了。

「從工讀互助團失敗後，我們各自東西，十年不通消息了。一直到去年我重來北京，在交通部做事，無意中聽人說你在武漢，很活動呢。做了什麼婦女部委員了。爲什麼現在又到天津來，不怕危險麼？」廣餘問。

「是的，我是從漢口來的，我們老朋友，也不必秘密了。這些事且慢談。廣餘，我問你：楚霞好麼？現在同在北京麼？」

「不，她在我的家裏。她在鄉下養豬抱孩子呢。」

「你們有了孩子麼？」

「我們已經有了兩男一女了。」

「一別十年，廣餘，你竟是兒女成行的人了。怪不得你要做官呢？」

「做什麼官？不過是混飯罷了。——」廣餘說，嘻皮笑臉地，「瓊仙，你現在和誰同居了？你的男人是誰？」

「我沒有和誰同居，——」

「你不要騙我。」

「我幾時騙過人的。」瓊仙說，臉孔更嚴了：「廣餘，我想起我

們當年互助團的失敗，不是爲了共產，是爲了戀愛。那時大家自命新思想，高談自由戀愛，其實還是舊頭腦在那裏作怪。試問你們大家圖戀愛幹什麼？老實說，還不過是爲了性慾而已。可是大家都不肯老實說，也不敢老實幹，成天如醉如狂地，做情詩，寫情書，說情話，打情敵，鬧自殺，把正經的事情全耽誤了。鬧得我在互助團不能安身，想起來還可恨呢。」

「你現在的戀愛觀怎樣？」廣餘觸動舊情緒似的問。

「我以爲世上沒有什麼戀愛，只有人類之愛。男女之間，也不過是親密的人類之愛，加上性慾而已。性慾是一種生理上的要求，一種刺激，一種本能，一種娛樂。性慾只有調節，沒有界限。一個男人可

同許多女人發生關係；一個女人也可同許多男人發生關係，只要自己情願，衛生無礙。人類的最大責任是工作。性慾只是一種娛樂。戀愛是吃閒飯沒事幹的公子小姐造出來的名詞！」

這大膽的議論使廣餘吃驚了，他說：

「你的高論領教了。假使當年你就主張這種學說，那麼仲統不會自殺，猛雄也不會發瘋，團裏要能真的團結到底，舊社會的壓迫也是無用的。互助團也不會解散罷。可是還有一句話要問你，你以為，生了小孩子怎麼辦呢？」

「自然是兒童公育那一——」

「可是兒童公育在現在的政治經濟制度底下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要革命。」

「自然哪，你們從漢口來的人，總是開口革命，閉口革命的。聽說那裏女子們多不穿褲子，裸體遊行，這話可是真的？」

「那簡直是謠言，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者造的謠言；其實，就是裸體遊行也沒什麼要緊，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的。」

廣餘只得抽煙了。瓊仙叫夥計打了熱水來，她說：「對不起，我要擦身——」

廣餘說：「我也累了，叫夥計另開房間，睡覺去罷。」

「不必，不必，老友重逢，我們同床談心豈不很好。」

廣餘呆住了，他此時之於瓊仙，正同小孩子見着私塾的先生似的。

他知道瓊仙還有許多道理要說，而且，省一夜房錢也好。他在床上躺下了，他說：「也好，也好。」

瓊仙把睡衣脫了，連裏面的貼身小褂褲也全脫下，露出一身粉紅的嫩肉，不住的用手巾擦上擦下，曲線的顫動，肉氣的芬芳，這舉動反使床上的廣餘覺得不安，他把頭向着裏牀，看見枕邊有一本書擺在那裏，廣餘拿來一翻，原是一本德文本 Karl Marx 的 Das Kapital，書裏立刻翻出一角公文，瓊仙連忙裸着體來奪，廣餘已經隱約看見，是

「特派楊瓊仙爲北京工人委員長，定期舉行……」

下面的字還沒有看清，瓊仙便一把搶走了，她嬌嗔地豎起眉毛，說：

「廣餘，你真討厭，亂翻人家的東西！」

廣餘更懷疑了，他說：

「我知道了有什麼要緊。」

「你現在做官了，一定不贊成革命了罷。」

「那要看你對於革命怎樣解釋。」

「我以為革命是不滿意舊制度，用一種新的制度去代替牠，爲了多數人的幸福，一切舊的社會組織，經濟制度，多得變更，這就是我對於革命的簡單解釋。」

「你是不是漢口國民黨派你來的？」

瓊仙笑而不答。

「北京正天天殺革命黨呢，你隻身北來，真不愧爲一個大膽的
女子！」

「什麼男子女子！你應該稱我爲『壯士』！」

廣餘的心裏有一點明白了。瓊仙就在廣餘身邊躺下，廣餘忍不住
用手去摸瓊仙的肥胖的乳，她笑着說：

「還有什麼好摸的！摸我的乳，同摸你自己的大腿，不是同樣的
肉，同樣的滋味嗎？」

廣餘也笑了，他說：

「我總以爲中國實行共產是十分危險！一定要失敗！」

「革命本是一種冒險！革命正同賭博一樣，不是輸，便也贏。」

「你們把革命當賭博。我還是回家耕田去。」

「你在北京做官豈不很好？」

「官也做不得了，做官不發錢，做什麼官？我現在只要錢，沒有錢，便回家耕田。」

房外壁上的鐘已打了五下，廣餘的確倦了，像豬一般地，在瓊仙身旁睡熟，而且打起鼾來了。瓊仙一個人翻來覆去只是不能熟睡，她想：廣餘當年也是主張革命的人哪，十年不見，竟墮落到這樣！有了兒女的人，只會要錢了，這樣的人活在社會上有什麼用處？他回到鄉間也要在農民中間種下他的腐敗思想的種子，瓊仙忍不住嘆口氣，說：「廣餘這樣的人留在世上有什麼用處？」

說着，她起來在箱子裏取出她的小手鏡。

.....

黑暗的天邊現出一線微弱的紅光，偉大的太陽快要出來了罷。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友 情 2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翻 印

著 者 章 衣 萍

發 行 者 曾 獻 聲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 刷 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蔭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無綫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
廣州財內大
濟南商埠緯二
南京花牌樓
濟南商埠緯二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